



耕
耘

第
六
期

目錄

賤價米(木刻)	何達	(一)
誠懇的呼籲	何達	(二)
時候到了	小兵	(三)
新音樂先驅——聶耳	森林	(四)
滙流	靜波	(六)
出坡	林頌華	(七)
永遠和時代共呼吸	藝兵	(十一)
從失學問題談到助學問題	鐵沙	(十二)
母親，哼一支歡樂勝利的調子吧	白梅	(十三)
夜記	今古	(十四)
高樓	史寧	(十五)
書叢偶拾	烏墨汁	(十五)
當別人批評你的時候	資料室	(十六)
怎樣對待自己的缺點	資料室	(十七)
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	中學生	(十八)
評「頭家的發瘋」及其他	克立	(十九)
播種	紀星	(廿一)
病	亦青	(廿二)
蛇和兔子	金子	(廿八)
讀者信箱		(封底內)
編後話		(封底內)

稿約

(一) 我們歡迎文藝創作(如論文、散文、雜文、詩歌、小說、傳記、戲劇、劇評、歌曲等。)和翻譯作品，但譯稿必須附上原文或註明所譯書籍的名稱。至於木刻、漫畫、素描等作品，亦在本刊搜羅之列。

(二) 所有來稿，概用稿紙謄寫清楚。

(三) 請於稿末書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的筆名聽便。

(四) 編者對於一切來稿，有刪改的權力，如不願刪改，請預先聲明。

(五) 稿件如欲退還，必須附寄貼足郵資的信封。

(六) 來稿遙寄：星洲密陀律一七二號耕耘出版社。

The Cultivator, 172, Middle Rd. Singapore-7

(七) 作品一經發表，當奉具稿酬。

耕耘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新加坡密陀律一七二號

172, Middle Road, Singapore, 7.

出版日期：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承印：文藝印務公司

新加坡芽籠十三巷二十九號

賤價米？

一斤米， 三毛許；
官方價， 頂便宜。
老百姓， 真驚喜？

× × ×

米店去， 爭買米；
背回來， 白碎米。
嗅一嗅， 臭刺鼻；
煮熟來， 難入嘴。
吃飽飯， 肚皮硬；
工作苦， 褲帶鬆；
肚又餓， 沒奈何。

× × ×

施把米， 捉肥雞；
爭利益， 搶名譽。
擘呀呀！ 如此的，
賤價米！

— 無 默 多 —



賤價米？

— 華 —

誠懇的呼籲

何達

——停止內爭，共同建立文協——

馬華文藝，經過了重重的苦難，與惡劣的環境搏鬥，又再不屈地滋長起來。這首先是由於青年學生的反黃色運動的支持之下才能辦得的。今天，無數的文藝工作者，已經明確地認識到，馬華文藝要長期地鞏固地發展起來，就必須依靠廣大的讀者們的支持及愛護，並且，文藝工作者本身還要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消滅文藝上各種錯誤的傾向，使馬華文藝創作獲得正確的方法以及路向，保障馬華文藝能在這惡劣的環境里生長。

爲了獲得廣大的讀者的支持，馬華文藝就要時刻反映羣衆的痛苦以及他們迫切的要求。建立馬華文藝統一陣綫，組織馬華文協，正是馬華文藝工作者當前任務，唯有通過統一的組織，文藝陣綫才能確立，馬華文藝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與效果。半年來，各個文藝性刊物，一致提出統一陣綫的名號，並不是偶然的。

然而，文藝統一陣綫，還未確立，馬華文協還未組成，我們便發現了，統一陣綫里不調協的現象。這實在是可悲的。

這便是人間月刊與文藝報的筆戰，讓我們來看看這一件事的始末吧！

首先，文藝報第二期上刊載夏凝霜君的「這還是雜文時代」，夏君的主要意思是：「強調戰鬥性的雜文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的重要性。」恰巧，這時人間月刊上蘇夜君的「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有這麼一句「有人以爲這還是雜文時代，因而拼命地專向這方面致力……我們固然要運用雜文的潑辣尖刺惡劣傾向，但不能完全倚重工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因此，夏君看了以爲是針對自己，便在文藝報上寫一篇「再談雜文」來解釋以及駁斥蘇君的見解。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蘇君讀了「再談雜文」後，心里或者不甘，於是便寫了一篇冷諷熱嘲，火藥氣息很重的「駁文藝報」（見人間第四期），這篇文章，不但針對夏君，而且簡直向文藝報發動了全面進攻，連該刊物主編也嘲諷了一番。在同一期里還有二篇文章是針對文藝報的，這就是：「建立嚴正的文藝批評陣綫」和「馬華文壇上的話劇」，諷罵，譏諷的語氣都很濃厚。第五期的文藝報夏君也以牙還牙，用同樣的筆調寫了一篇「巴兒狗的論調」，嘲笑蘇君。這時雙方已經發展到明顯的對立了。而且，也離開了統一陣綫的正確批評態度，完全敵我不分，互相攻訐。至此，一個愛護馬華文壇的讀者，是不能夠再緘默了。

文藝報與人間月刊的筆戰是可以調解的！這一事件的發生幾乎是由誤會而引起，我們只要看以下的話便可以明白：「我寫「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時，根本不知道文藝報第二期中有那麼一篇夏凝霜的「這還是雜文時代」（見駁文藝報——蘇夜），蘇君還解釋說，「有人以爲這還是雜文時代，因而拼命地專向這方面致力……」，這些話，是針對某些馬華文藝工作者的傾向而說，根本不是指夏君的一這還是雜文時代」，而且，「對於雜文，我是絕對地贊同夏凝霜先生文中某些話」（見駁文藝報——蘇夜），藝君的意思是呼籲大家不要把雜文當做「唯一的創作形式」（見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而夏君也曾說：「但我這個「有人」却從沒有說過要把雜文「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代替小說，詩歌，戲劇其他文藝形式」（見再談雜文）。這不是完全清楚了嗎？

整個爭執的中心，只在于蘇君的這一句話：「有人以爲這還是雜文時代，因而拼命地專向這方面致力。」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見解上的分歧了，何況蘇君也解釋，這一句話是另有所指，并非針對夏君。誠然，這還是雜文時代，它是一支鋒利的武器，然而其他創作形式并不被取消。任何人可以憑自己的專長去發展某一創作形式，去創造某一形式，只要它對於現實的斗争有利。但是，誰也不能取消任何一種形式；因爲，這是決定於歷史，決定於廣大羣衆的喜愛。中國文學史上不是有許多「死去」了的創作形式嗎？所以這個問題的爭執完全是多餘的。

從所爭執的問題的內容看，它還不是原則性的，不是黃色與非黃色，不是正確創作方向和錯誤傾向的爭論，更不是思想上的鬥爭。它只是某一方面微細的問題上意見的差異，根本不必這樣劇烈地互相評擊，諷刺。以致破壞了馬華文藝界的團結。這樣說並不是取消了統一陣綫里的批評，統一陣綫也不是一團和氣，里面可以展開有原則性的批評，堅決地反對黃色作品，抵制黃色作品，但是，要有一定的批評態度，是對，待朋友不是敵人，要用善意的說理的態度使對方信服，不是打擊嘲諷。

今天，黃色文化還未被徹底打垮，馬華健康文藝的道路上仍是佈滿着各種障礙，馬華文藝工作者如果還鬧着不團結的現象，那末只有增加自己的困難，而使黃色文化得以乘機活躍，發展。馬華文藝基本上是負着神聖的使命，它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是鬧意氣，無原則糾紛的工具，如果真正地爲了廣大的讀者們着想，就應當拋掉個人的成見，團結一致，共同發展馬華文藝。

時 候 到 了 小 兵

建立「星馬文藝協會」應該是今日馬華文壇上的文藝工作者和文藝團體的共同口號，共同任務；在這响亮的口號下，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站穩自己的崗位，爲建立「文協」而貢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建立「文協」乃是適合客觀環境的一種正常的文化運動，它是伴隨着馬華文化運動的規律自然而然的產生的。爲了向我們共同的敵人——黃色文化，作更有力，更猛烈的進攻，給它更嚴重的打擊；馬華文藝工作者在鮮明的旗幟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拉緊手。

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文壇上各個文人，各文藝團體間激烈的鬥爭，彼此攻伐，彼此打擊，謾罵，直到一九三〇年獲得大多數文壇上和小文藝團體的讚同，捐棄自己的意見而組織一個統一的文藝機構由此看來，則今日馬華文壇上的各文藝工作者和各小文藝團體是能夠捐棄自己的成見，而建立一個以「反黃色文化」爲口號的統一的文藝機構——即「文藝協會」。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是不會錯的，馬華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中國作家那種「犧牲小我」的精神。

從近來本坡幾種定期文藝刊物（人間，文藝報，耕耘）裡關於建立「文協」的討論的，建議的文章看來：大家都深刻的了解，在敵人（黃色文化）的地盤上，個別的力量決發揮不出很大的力量，只有堅強的營壘才能够和池一較長短。因此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希望，大家都承認建立「文藝」是必須的，刻不容緩的事，同時它還是將來鍛鍊新作家的熔爐，教育新作家的良好導師，馬華文化進展的指南，星馬文藝工作交換意見，聯絡感情的所在。總之，「文協」一旦成立，它給予文藝工作者本身，整個馬華文壇的裨益是很大的。

但可惜至今尚沒有人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和辦法；在這馬華文化受輕視，摧毀，侵蝕的今日，紙上談兵抑或只喊响亮的口號是徒然的，挽救不了危機，站在愛護馬華文化的立場上，我這個很普通的讀者願意提出二個關於建立「文協」的辦法：

(一) 全馬的文藝團體先聯絡起來。

(二) 由各刊物徵求作者，讀者的意見。

(三) 在最近期間內舉行一個座談會。

最後我以一顆真誠愛護文化的心向全馬文藝工作者大呼三聲：

全馬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
時候到了！
快建立我們的文化自衛軍！



森林

—紀念聶耳先生逝世十九週年—

七月十七日是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先行者——聶耳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的紀念日。至今，他的肉體已腐爛了，然而他的靈魂還深深地活在廣大民衆的心坎中；他的歌曲還嘹唳地飄揚在廣大民衆的上空！

聶耳，原名聶守信，又名聶紫藝，雲南玉溪人，小學畢業後升入省立第一師範，在校時是學生自治會中重要的負責人，秘密組織的中堅份子，他在工作上表現得很好；對於音樂與戲劇非常愛好，曾經排演名劇「羅米奧與朱麗葉」而轟動一時。不久，因父親逝世，家境困難，便中途輟學。一九三〇年秋，隨兄到上海，在一家雲南申莊裡做夥計，不上一年上海發生經濟恐慌，這家申莊閉門，便依靠着自己苦練出來的提琴技術，考入了黎錦暉主辦的明月歌舞團裡當提琴師；從此正式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次年因看到豐子愷的「音樂入門」才知道提琴有那麼嚴格的手法，於是向白俄私人教師學習。這個時候，他常常爲了繳學費而負了滿身債，因此與當店的關係搞得相當投機。他對於學習是埋頭刻苦的，經過幾個月嚴格的訓練後，技術顯然大有進步。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前後中國是「低氣壓」的年代，民族的危機日漸緊迫，而當時的統治階級對外實行不抵抗的退讓政策，對內則是加緊經濟剝削，使農村破產，工人失業，廣大的人民都是在飢餓綫上掙扎着，而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統治者則是用「白色恐怖」，「五次圍剿」及「文化圍剿」殘酷地摧殘着當時新興的力量。音樂上，黎派的淫靡歌曲在當時無疑地幫助着統治者極度地發揮了麻醉人民的作用，而「學院派」中雖有一小部有正義感的人士開始以音樂出來呼籲團結救國，但絕大多數人則仍是被關在屋子裡空喊着「技術至上」論調。聶耳，眼見民族陷於極度的危機，深感悲憤，起先是在報紙上寫文章，嚴勵地批評了自己，同時也極力地攻訐靡靡之音，因而與黎錦暉發生磨擦，隨即脫離了明月歌舞團——於是失業了，就到北京住了半年，當時北京的抗戰救國的情緒很高漲，燃起了他胸中的火焰，回上海後立刻由友金鐵介紹入聯華影片公司工作——實際地發動音樂革命，他的處女作——「打樁歌」、「碼頭工人歌」——就在這個時候誕生了。這是中國新音樂萌芽的第一天，也是新音樂與「敗類」音樂宣戰的頭一聲！

自從他第一聲爆發後，第二聲，第三聲……就繼續不斷地炸開了；先後出現了「母性之光」、「新女性插曲」、「開礦歌」、「開路先鋒」（這幾部是給聯華寫的）接着各影片都爭着要他作曲，於是「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鐵蹄下的歌女」、「飛花歌」、「牧羊歌」、「塞外的村女」等歌曲，相繼地跟着出現，歌中帶着滿腔熱情與憤怒，深入了全國人民的心坎，變成了他們自己的呼聲，千萬遍地在戰爭中喊了出來。在聶耳的創作過程中，他自感到音樂修養不足，曾一度想插入國立音專學習，但遭該校當局拒絕，

使他沒有機會受到更嚴格的正式的音樂教育。但他求深造的決心，且又要爲了能在中國音樂壇上有更大的貢獻，擬往蘇聯留學，又爲將就經濟情形起見，決定先去日本，把東亞音樂瞭解個大概再轉赴歐美。於是，一九三四年他到日本去，但不幸得很，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因游泳不慎，淹死在日本鶴沼海中（不過，也有人傳說被謀害死的），時年僅廿四歲，計距離他開始創作的時間，僅僅是短促的三年，而他的遺作却有卅四首，大部分都是流行全國爲廣大人民所喜愛。

×

×

×

×

聶耳的特性是聰明的，刻苦的，他雖則沒有正式的受過嚴格的樂曲形式的訓練，使他在某些歌曲上的結構組織上不够嚴密，但就由於沒有被舊的一套樂曲形式的教條所迷惑，能更自由地來使用形式而不受任何束縛。新的歌詞所給於他的啓示，加上他自己豐富的想像力，使他創造了各種形式來表現革命人民戰鬥的情感；不管所謂某些「學院」派的「藝術」一家的如何輕視，說他沒有甚麼技術修養，說他的樂曲形式「亂七八糟」或「瞎鬧」，而實際上這正是他的優點，他之被謾罵，只是表現他並沒有走進這類先生們所擬定的公式圈子裡罷了。

若貫穿聶耳的全部創作，我們可以發現兩個重要的特點，這就是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民族大衆化的創作方向」。他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反映那個時代民族壓迫階級壓迫下勞動人民的苦難的生活和呼聲。然而不僅止此，由於他進步的世界觀以及他的生活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實踐，所構成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使他不僅寫出了人民的當時的痛苦，也寫出了人民當時的抗爭以及對明天光明的熱望。例如：「大路歌」的沉着堅毅，「開路先鋒」的堅定自信，「前進歌」的果斷堅決，「碼頭工人歌」的痛苦和憤恨，「打長江」的歌頌集體勞動的愉快和自信，還有那高聲號召人民武裝起來反抗民族敵人的「義勇軍進行曲」，在今天已是聞名世界了，這都是取材自現實中的作品。至於聶耳作品之「民族化」和「大衆化」的創作方向，幾乎無須在理論上加以說明，因爲中華民族千百萬歌唱他的歌曲的人民已經反覆這一個問題了。當時，若是有人問：人民爲甚麼這樣熱情地愛着聶耳？大家必定一致地回答：「因爲聶耳寫出了我們要說而沒有說出的東西，他的歌易唱，他給我們以力量 and 鼓勵！——或者還加上一句歎息：「唉，如果聶耳不死，我們一定能夠唱到更多的好歌！」——這話在大衆心中的革命作曲家是多麼使人難忘啊！從民族的大衆的鬥爭生活中汲取製作的泉源，創作了大家所喜愛的民族的形式，又交還給大衆與給予他們以力量 and 鼓勵，使他們爲拯救自己的民族而鬥爭——這就是聶耳作品中之民族化與大衆化的全部意義。

聶耳以前，雖然也有人在歌曲裡面寫勞動，寫工農，但那些不過是站在工農以外的同情，所以不能成爲勞動自己的歌曲，左翼以外的歌曲作家，雖也寫過抗日歌曲，但那只是一種軟弱的聲音，技術的華彩多於感情的流露，這是由於不同的方針和路線所決定的，一種是服從政治的方針和爲人民大衆的路綫，另一種是藝術至上的路綫，形式講究雕琢，技術模仿金元國的爵士音樂；既不能反映羣衆生活的實際，就不可避免的陷於內容貧乏而抽象化；而另一種革命方針和路線下的藝術運動則如日之方昇，在羣衆生活的滋養下，和羣衆鬥爭的實際一同飛快地發展起來，聶耳就是這種新音樂的旗手。是的，聶耳是把音樂從少數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爲民族鬥爭之銳利的武器，而服務於民族和廣大民衆的第一戰士，他不但自己這樣做了，並且以他的偉大事業教育了大家，使大家了解這事業本身深遠的意義。可惜他自己還沒有完成他更進一步的學習和成就，就離開了人民，不然他此刻還跟人民緊緊地結合在一塊兒，從來不分離！

滙

(一)

黑夜來臨：
一陣沉靜跟蹤另一陣沉靜，
沉靜中徘徊着萊福士時代的幽靈。
沒有嚎洶，沒有呼號；
一世紀承受一世紀，
像牛馬，遺失了姓名，
一群群，一群群，

性命築成了別人的府第，
血汗滲入未開墾的處女地；
替自己，以及自己的後代，
造成一個個牢獄！

啊！當初陽的第一道紅光射進黑夜：

赤道刷上了一痕血跡！
萊福士腳下的鬼魂受了洗禮！
一世紀經過一世紀，
滙集，滙集……

在這新開闢的大地。
到了喲！大時代！
一陣呼叫追蹤另一陣呼叫，
織成了五六月天氣，

美麗的天氣，
燦爛的天氣，
偉大的天氣！

(祇要心靈中的火種還未眠滅；)
勞苦的子孫終會立起！……

靜波

流

(二)

靜靜地渡過三十六小時，
七月二十日的夜神降臨了。
街燈冷冷地站在路旁，
流出陣陣冷冷的青光。
車輛像魔鬼一樣，
呼的一聲滑了過去；
於是，冷落的大道上，
一堆堆垃圾驚叫了起來：
「風來囉！風來囉！」
隨着飛揚，動盪，或者，
滾進水溝裡找它的同伴。
滿滿的一溝死髒水陰沉沉地說：
「你們都來了，叫我流到那兒去？」
街傍廁所裡的糞桶却訴苦道：
「我已經滿了呀！已經滿了呀！」
但垃圾桶卻靜靜地在想：
軍人的腳步今天已經停在水電廠裡吧？
囚犯的影子今天已經在「市中心區」
緩緩地移動「服務」吧？
可是它近邊的一隻工人破鞋却突然叫道：
「我們要麵包！我們要麵包！」
垃圾桶聽了「氣殺」，於是咆哮：
「我不管！我不管！
我的肚子天天都很飽！……」

五四，七：二十夜一覺。



出坡

林 頌 華

辱事件發出以後，妻子便漸漸地沉靜，消瘦下來，啊！現在看來她真瘦得驚人。他低下頭，胸中似乎有無數的螞蟻在蠕動。

「阿狗仔的爸，」拾起頭，她看見丈夫若有所思的樣子，她很低沉，悽惻地說：「我們前世欠了誰的債？做了半世的牛馬還還不清……。」

「唉……。」

「阿狗仔的爸，我……我太過不起你了，我……。」她覺得有一支匕首刺進她的胸肌，全身麻痺。

「你不要再提那事了啦，阿狗仔的媽。」他跑過去抓着她的手臂：「你是好女人，阿狗仔的媽，你不要再想它……你不要哭了呀，你再哭，我的心將碎了。」

「不，我不是好女人，」是那壓低的聲音：「我是不貞節的女人，我不忘記……我對不起你。」

「爸爸呀！救！救……快呀！」阿狗仔在夢中驚醒，瘦小的身體在破被中掙扎，滾動。「別怕，阿狗仔，爸和媽都在這兒。」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大山嫂轉身去拍他的背。

「嚇壞了小小的胆囉，阿狗仔，你靜靜的安眠吧！媽在你的身邊。」她的淚水又溜下來……

大山兄坐在燈下，默默地回憶着一切——雖只有短短的三四

大山兄要「出坡」了。

在長年住在山芭裏的人們看來，「出坡」，到大城市去實在是一件又興奮又得意的事情。出坡至少要花一筆數目不少的金錢，因此有些人從呱呱墮地直到死亡還不會出過坡，的確是名符其實的「山芭佬」。

可是大山兄要出坡的消息一傳開來，鄰近的人並沒有替他高興，而且他們各人的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悵鬱；真的，誰願意離開溫暖甜蜜的家到外面去流浪大山兄自己也因此失眠了兩夜。

可憐的是大山嫂，她已哭腫眼皮。只有十歲的阿狗仔雖不了解爸爸為什麼要出坡，但他的幼稚的腦筋却明白爸爸這次出坡，和他茫茫的記憶中的那次他和爸媽在尚未搬入「新村」時出坡是不同的。

「阿狗仔的媽，你不要再哭

了。」大山兄的心中何嘗不感到離家的悲哀？但是明天他就得離開了家，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望着哭泣的妻子，不懂得要用甚麼方法去安慰那和他共同出入膠園已有十三年的妻。

「嗚……嗚……」大山嫂在床邊上，上身俯在床前的棹子上，她的哭聲蕩漾在夜間死一般寂靜的氣氛中，那盞孤燈也閃着同情的眼睛，「……我們的家就這樣分散了？嗚……。」她的語句含糊，越哭越利害——哭和她結了不解之緣；小時被父母罵做「賠錢貨」，被輕視，被打，她哭，大了嫁給大山兄，婆婆和她為難；接着搬入「新村」，遭遇到更多不幸，加上生活的困厄，她成了一個「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的女人。

「唉！又有什麼辦法？……」淚水浸濕了大山兄的眼眶，他也有滿肚子的疑問，牢騷，掄掄，不平……自從那不幸的侮

年，可是凶事却太多了……他沉
思着，沉思着——

(二)

夜是黑黝黝地，沒有光，沒
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遠處偶爾
傳來一陣叫得淒涼，動人心弦的
犬吠聲，偶爾夾着幾聲冷槍，令
人想起許多恐懼，毛骨悚然的事
來。

宵禁的「新村」，靜悄悄地
……

「爸媽，我要拉肚子，大便
，快，快呀！」

「小孩子，沒有關係吧？」
「哦！那我帶他去，你男人
，危險。」

「小心呀！在門口，在門口
好了……。」

大山嫂，沒有考慮，慌忙帶
着阿狗仔開門出去，黃豆一般大
的火燄，照着她倆的背影。

阿狗仔剛蹲下身，後面即刻
射來一道白光，大山嫂急忙避入
屋內，她戰抖，上齧的牙打下齧
的牙，心志不定。

「祖先呀！老天呀！你保佑
，保佑阿狗仔吧，他小孩子沒有
罪的……。」她跪在門內祈禱。

「爸媽呀！快點呀！「馬打
」……。」

「鳥筆斯」「必支」(去
Office)……。」是馬來人的聲
音。

「因傑」，多讓，多讓……
「小仔」啦，他……。」大山兄

和大山嫂不顧死活地衝到門外，
跪在「馬打」面前：「多讓多讓
，「因傑」，「小仔」大便。」
「毛馬地」？三麻必支不利
斯……。」

「因傑」，多讓呀……。「
咖西馬干」咖啡烏……。」
……

抱進屋內的阿狗仔已是軟綿
綿地，人事不省，大山嫂一面哭，
一面忙於燒開水呀，找驚風油呀
，推呀，灌呀！……在這夜深人
靜的晚上，他倆忙了幾個鐘頭。

「我要爸媽……我……。」
阿狗仔有氣無力地，他面色蒼白
，含糊中又睡去。

「有救了，孩子。」大山嫂
像放下一重担。

大山兄看看袋子，今天賣膠
的五十元完了，不禁愕了一陣。

「膠價一直跌，五十元真不
容易賺呵！」大山嫂也很心痛。

「唉！」隨着大山兄的嘆聲
，房內便沉靜下來……

雄雞啼了，可是離開天亮的
時刻還長遠哩。

(三)

太陽西斜，村民已不准出外
，也不准到籬笆邊，「出門」工
作，割膠的人都回來了，只有大
山嫂和阿狗仔還沒有回來；病在
床上的大山兄等得好心焦，他勉
強爬起來，向籬笆邊探望一下，
正有三幾個黑皮黑毛的大兵在徘
徊，另外幾個躺在草叢中。

可怕的幻想，恐怖的念頭，
一串一串地侵襲到他的腦海中來
。他害怕，恐懼，惶傷……可是
又希望那不會是事實。

四鄰的人都陸續來探問，無
形中狹小的房子充滿了男女老小
，每個人的心中都晃晃不定，誰
還說裏面還正在打哩……

「不會出事才好哩。」
「出外工作，人的生命真不
如一條狗……。」

「在家裏還不是一樣？」誰
搶着回答：「地獄何必分幾層？」

「不用焦急啦，大山，你是
好人，好人自有上天保佑的。」
財福孀安慰大山，大山躺在床上
，他並不注意人家說什麼。

「我才不信天，「天老爺」
早已睡覺去了，牠那裏會管事。

「明禮是一個膠工，年青力壯天
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每見什
麼不平，不稱意的事，他始終毫
無顧忌的叫，罵；村中的少年都
樂於和他往來，聽他說「道理」
，而老年却說他是火種，很熱，

危險。
「唉，你說得很對，上天不
管事了，那我們老百姓有什麼辦
法呢？人們自作自受……。」

「辦法，當然有的……。」
明禮說一半，就被誰喊着「來了
」的聲音打斷話頭。

「那不是？你看，那，大山
嫂後面是阿狗仔，不是嗎？大山
嫂……。」

大山嫂一搖一擺的走進房子來，頭髮零亂，滿身泥污，精神恍惚，阿狗仔拉着她的手，垂頭喪氣。每個人都用驚愕的眼光看她母子倆。

「我不做人了，我被人……」晴天一個霹靂，大山嫂猛然把頭撞到木柱去，明禮眼快手快地拉着她，可是頭額已破，鮮血如注，她氣喘喘地坐在地上，衆人七手八腳在動。

「你是怎樣啦？阿狗仔的媽，你怎樣啦？」大山兄本來生病，現在面色白得怕人，他不曉得自己是悲哀還是怨怒生氣。

「我回來告訴你們，我們女人是怎樣地被人辱侮……」大山嫂喊起來：「我要你們給我報仇……可是我沒有臉見人，我要……」她極力想掙脫衆人的手。

「天呀！我……阿狗仔的媽……呵，你……」大山兄暈倒在床上。

衆人大騷動起來，如涸池中的魚在跳動……

「……忽然從後芭逃出幾個人，他們按着媽媽……後來媽昏在草叢裏，我一直拉她起來……後來……後來我又叫她……後來她和我回來。」阿狗仔斷斷續續地報告悲劇的經過，瘦小的手在揮動，他要掙扎用手勢表演出來，結果他也倒在地上滾。

聽的人們都掉下眼淚，尤其是女人，她們更憂憤——誰敢担

保她們沒碰過這種事？誰敢担保她們以後不會遭遇到？

「大山嫂，你不應該再如此了。」明禮說：「誰不知道你是怎樣的女人，假如你死了，還不是白白的死掉，又有何用？因此你該好好地活下去，有一天你便可以看到仇人上斷頭台。」

「明禮的話很對，你要好好地看顧大山與阿狗仔……你用不着難過，人家會原諒你的，你看，大山兄剛才差一點……」福財嬾換了口氣：「唉，女人的命運，便該如此。」

「嗚……嗚……」大山嫂倒在地上痛哭，這隻受傷的羔羊是需要撫慰的，須要大衆來替她刷洗……

× × ×

「我們一定給你想法的。」明禮臨走時堅決地說，他的聲音是那麼宏亮，眼睛亮得怕人，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在人們都走以後，大山嫂一直在想念他，同時希望明禮的話是真的。

天黑了，大山嫂看一看孩子與丈夫，痛定思痛地又哭泣了……

「砰砰……」外邊傳來一陣很急烈的槍聲……大山嫂記起好像在膠園內什麼角落看見兩副屍體，她仇人的屍體。

「砰砰……」……

(四)

「完了，完了……。」中午

時分，大山兄從街上回來，他瘋子般地自言自語，眼睛呆呆望着天空，頭髮垂在前額：「從此我們活不了……。」

「爸爸，」阿狗仔跑去拉着他的手，由於營養不足，以及各種不幸的影響，使他幼小的心靈受了損傷，摧殘，他成了一個呆板，遲鈍的猴子樣的孩子。

「完了，我們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大山兄沒理阿狗仔。

「難道又命令折屋？是什麼事？你怎樣啦？」大山嫂從菜園內拔步飛回來，看大山兄那個模樣，她知道一定又是發生什麼事；是的，折屋三回，使她們負了二千多元的死人債：「喂，什麼事？你怎樣啦？」

「完了，完了，不准到老芭口一帶去工作，通壞人……。」

「哦！什麼？」她呆了一會，「只有死了，上天呵，你爲什麼專和我們作對？」

「死了便完了，活着又有什麼意思？」

「不！爸爸！我不要死呀！

」阿狗仔忽然叫起來，這是生命的呼喚，生的咆哮，他怕死，不願死，他要活，他須要大人們給他扶持與教育。

「是的，你不應死，你沒有罪過，你還年青，你會長大的……以後給媽媽報仇。」大山嫂撫摩他的頭：「你不要忘了，給

媽報仇！」

「也給爸爸報仇，可憐的孩子，我對不起你，沒有盡做父親的責任，沒有給你唸書，可是這是爲什麼？爲什麼？……不過你會長大的，阿狗仔！你記得給你和爸媽報仇！」大山兄是個忠厚，善良的膠工，他從沒有罵過人，即使人家給他很多苦吃，但今天他却喊起來：「我們要活下去，活下去！」他把阿狗仔抱起來。

「我一定是會的！爸媽。」阿狗仔用天真（這一剎那才被發現）的眼光望着他倆，受盡苦楚的大山夫妻也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x
x
x

天氣怪得很，像大風暴雨要來臨而又不成，不冷又有點寒，不熱又有點熱；村民逐漸地少去，到處一片荒涼，有屋無人住，有田無人耕，小泥路長滿了小草。

一連三個月，大山兄無事做，「開禁」是不可能的，爲了生存，人們都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家，向大坡頭尋找生路，商店倒閉了好幾間，連做了三十多年的樹膠與雜貨，本地唯一資本雄厚的永成有限公也「關門大吉」。

福財叔昨天也出坡了；經過一番理智與情感的斗爭，捨不得家的大山兄，終於決定出坡去尋找活路。

上寫的詩，那僅是一種旁觀者的讚美而已」

那麼怎樣才算不是一個生活好心的旁觀者？怎樣才算是一個積極的生活主人翁的文藝工作者呢？讓我們再看詩人田間的意見和經驗吧：「後來，又有一次我正式參加抗日工作，我到一個游擊區做徵糧工作和他們打游擊，保衛徵收。我每到一個村子群眾就圍攏來商量問題，雖說初次見面也像很早就相識似的，有什麼問題，我也能出主意。這一次的時間也有半個多月，工作緊趕着做也做不完，詩興也反而更大像浪濤似的湧上心上，有時把群眾說得生動一點的話編了一下，加了一點工，也可以成爲一首短歌。這時不只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寫東西全時也是站在工作員的身份寫東西，作爲一個時代的主人翁寫東西。我好像走進一個新的創作世界，這個世界寬濶無比，可以和群眾的內心談話，在這個創作世界中所寫所歌不是簡單敘述一下事變的經過而是評論事變和提出希望，而是想如何更有力地鼓舞群眾。因而創作的立場，目的也比較清楚，創作者所將用的題材，語言，比喻以及對象的描寫也不想從什麼書本上借用別人的東西，群眾中有的。」

看過這些意見和經驗後，大家是會有許多感想的

，尤其是那些只不過摸到了生活的邊沿，只不過做個好心的旁觀者，便沾沾自喜自以爲已經和時代共呼吸和做了時代的主人翁的人，更應該再三地研究咱們詩人田間的意見和經驗，聯系自己思想檢討自己的錯誤。

每一個要立志做個文藝者的人都得勇敢積極地做個時代的主人翁。假如只是立在生活的邊沿觀望，只是做個好心的旁觀者是絕對寫不出好的，有血有肉的作品來的。但請別誤會唯有文藝工作者才應該做個時代的主人翁。不是的！活在這個多苦難的時代裏，不但只是文藝工作者才應該做個時代的主人翁，假如要活得像個真正的人的人，都應該和時代共呼吸，都得做個時代的主人翁！請別忘記：文藝工作者不只是爲了搞好文藝工作，只爲了要寫它有血有肉的作品，才去和時代共呼吸。因爲做個時代的主人翁是每一個真正的人的責任呀！我們文藝工作者要做好文藝工作，要寫出好的，有血有肉的作品也不過想在推進時代前進齒輪的隊伍中多盡一份力吧了！

還沒有做個時代的主人翁的人，讓我們爭取做個時代的主人翁吧！假如是已經做個時代的主人翁的人，讓我們永遠地和時代共呼吸，永遠地做個時代的主人翁！

一九五四年六月

(五)

一草一木都給他留下一個難忘的印象，他們像留愛人般地要留下大山兄；大山兄的心中感到無限的空虛，可是肚子却裝滿妻子和阿狗仔的淚水，還有這些年來的痛苦。

小小的火車站，也有這麼多人上車，他們大多是大山的「同路人」。

「丁丁……」。火車站的哨子响了，搭客蜂擁而上，秩序大亂……

「找到工作，馬上接你們去。」大山兄懷着一顆悽惻，空洞的心，坐在三等車廂裏：「你們回去吧！車快走了。」

「……」。別哭了，找到工作，馬上……。

「頭家，多讓，多讓……」。一個沙啞的聲音截斷大山兄的話，大山兄回頭一看，是一個手脚齊全的乞丐，「爲什麼不去工作？」大山兄腦裡想，眼睛便注視到他身上。

「找不到工作，頭家，施恩施恩吧……多讓，老母與妻子……」。悲哀而沙沙的聲調，瀰盪於空間……

「唉！」大山兄的心上更蒙上一層陰影。

都（口旁）

一列長長的火車向前蠕動：
五四年二月十四日完成

永遠和時代共呼吸

藝兵

生活在這個不平凡的世紀裏的文藝工作者除了多讀多寫多體驗生活外還得進一步和時代共呼吸，做時代的主人翁，不然的話是絕對寫不出好的，有血有肉的作品來的。

咱們的詩人田間把生活比喻做金山和美麗的花園。他說我們不應該只站在金山和花園的旁邊欣賞金山的金子和花園的花朵而是應該勇敢地走向金山，既開金山和打開花園的門，走到園裏，讓自己洗清思想上的污穢換一換思想，變成一個實踐者，創造者，變成一枝動人的花朵，讓祖國和世界也變成自由和平的花朵。

關於做一個生活「好心的旁觀者」或「積極的主人翁」的問題，咱們的詩人田間也寫下了以下的經驗：「當我一投身於文藝工作時便立志寫大眾文藝。我是旁觀者嗎？在抗日戰爭中我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心上常常默誦斐多非底警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每天奔走在農村爲人民工作，我也上過前綫，我和其他的朋友們在街頭上，在岩壁上，在大樹上寫着無數的街頭詩，我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大眾，我是旁觀者嗎？——不全是但應該說是，這是後來自己給自己的回答。」

爲什麼詩人田間一投身於文藝就「立志寫大眾文藝」，在抗日戰爭中「每天奔走農村」，「也上過火綫」，「在街頭，在岩壁上，在大樹上寫着無數的街頭詩」，甚至「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大眾」，自己還承認當時只不過是個「好心的旁觀者」了吧。

假如大家要明白其中的原因，請看他後來自己給自己的回答吧。他在某一篇的文章上這樣地寫着：「有一年的秋季，日本鬼子向我們的地區進行所謂「掃蕩」。那時我在那地區做文協工作，我們分散下了鄉，敵人往山地走，我們往平原進。我因爲正發瘧疾，就在敵人堡壘附近住下，相隔約兩三里地。我住的地方是一個菜園子就在村邊，一個老漢和我住在一塊，我有時也向群眾做些訪問，也向群眾講點時事也聽老漢講故事，除比之外半個多月的時間，我想不到還有什麼工作好做。有些工作，我也是插不進手。攻堡壘吧？我不敢亂出主意，我還不懂那一套。寫詩吧？在這樣的場合，我多少感到寫詩不如拋出一個炸彈厲害，雖然我還是想寫詩。當然我也感到群眾愛和群眾的偉大而所謂敵人除了堡壘的一片小地方外，堡壘四面仍然是屬於我們的，現在想來這也是個好題目，如果和群眾共呼吸，也能寫出好詩；不過要看我當時在心

從「失學問題」談到

「助學工作」

錢沙

本坡華文中學在前幾個月經過了一場大風波，現在這場風波算是由於問題的得到圓滿解決而告平靜下來了；但是它的影响却是非常之大。首先是學生失學的嚴重性。據報載，全星華文中學這學期順利開學後，學生人數減少了約近千名。這個數字不能不叫人驚愕和關注。

不過，華校中的失學現象是為來已久的，並不是完全由於這場大風波所造成，這是必須搞清楚了的。因此，這次大批學生的失學，只是情形比較已往更為嚴重罷了。

本來，失學這個問題在不合理的社會裏，是和婦女問題等一樣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會制度不良，經濟結構不健全，於是，廣大的人民就普遍地遭受不合理的待遇，勞苦大眾越來越貧困，日夜奔波勞作；但是三餐問題却没有保障，對於自己的子女還有能力送到學校去唸書嗎？因此，除了富有人家的少爺小姐們能獲得唸書的機會之外，能够到學校唸書的也多是一些還過得去的中等人家的兒女。可是，近年來馬來亞社會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市場不景，百業蕭條，商店倒閉，工廠關門；大批低級職員和工人失業，造成到處是一片荒涼的氣象。隨着失業浪潮的涵湧，失學問題也就愈加嚴重化和普遍化了。這一來，我們隨時就可以發覺到有許多同學不幸而遭受失學的打擊了。

失學問題雖然是一向就存在着的，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整個社會制度得到改革後才能剷除這種不良的現象；而且這個問題也就可以不待解決而迎刃而解了。然而，這並不是說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袖手旁觀，靜待社會制度的改革；反之，是應該去找尋適當的解決辦法的。當然，這個問題在

此時是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澈底的解決；但是局部或部分的解決及減少和阻止失學現象的普遍蔓延，却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助學運動就應該大力地廣泛地展開，尤其在情勢緊迫的當前，更是急不容緩。

助學工作向來在華文中學里是有進行的，比如像助學會等一類的組織，都是在進行這種工作；不過，這項工作進行得並不積極和廣泛，（除了星洲某些中學裏會掀起一陣助學獻金運動的高潮）因此，成績也不太使人滿意。這之中自然也有困難，工作受到阻礙。有的後來甚至連助學會也不能存在；但是，有一些同學却不怕困難和阻礙，還是埋頭進行工作，這點是很使人快慰和值得嘉許的。

目前，失學現象的嚴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大家都能看到聽到甚至於親身遭遇到。這本來應該引起各階層人士普遍的注意才是；然而，我們看到一些「橋領」們却似乎視若無睹，好像覺得根本就沒有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樣。因此，要他們眼施幫忙是很難辦得到的。在他們那些標榜着「大慈善家」的心目中，也許覺得助學不算是一種「為善」的「樂事」吧！

因此，這項工作就必須靠我們全體同學來發揮愛人如己的傳統精神，儘量節省日常的生活用費，以便幫助同學求學。尤其是一般家庭較為富有的同學，更應該發揚這種精神。助學工作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相信這點同學們都是很明白了。

老實說，誰忍心眼看着朝夕相聚，共同學習的親愛的同學，中途失學而離開我們呢！

失學問題也是造成華文教育危機的一個原因。要是華校中的學生因失學而越來越少，那麼華校可

！吧子調的利勝樂歡支一哼，親母

以無須外來的摧殘而自動趨向消滅，這是個很淺白的道理。因此，在這華校危機日趨嚴重的當兒，助學運動的展開是更有其深長重大的意義和作用。

今後，助學工作必須更加大力廣泛地展開；因為我們深覺已往的助學工作做得還不够，還不能普遍地照顧到更多貧窮同學的利益。因此，今後的助

學工作就要做得更徹底更普遍，以求能切實解決一般貧窮同學的困難，而發揮其更有效的作用。

在這里，我懇切地呼籲每位同學都能密切注意這項事件。希望同學們都切實負起這項工作的任務，極積地進行和推動這項富有意義的工作。

當鮮紅的太陽

從山的那邊

滾上來的時候

當每顆生命

都感覺到

蓬勃的時候

當每個人

都可以自由地

走來走去的時候

母親

哼一支歡樂

勝利的調子吧

向着太陽

望着綠波

對着生命

母親

哼一支歡樂

勝利的調子吧

向着熱鬧的城市

寂寞的鄉村

期待的人們

並安慰那

可憐飢餓的孩子

說：快有麵包吃了

並告訴

工場裏的工友們

說：不再受壓迫了

並對着那

大肚皮的頭家

說：你們完了

母親

哼吧

盡情地

不再用那

哄孩子們的

催眠曲

而是

歡樂

勝利的調子

而是

輕鬆，活潑

熱情希望的調子

使每個人都歡笑

使每個人跟隨着

聲音的起伏，節奏

跳着整齊的步伐

跳着整齊的步伐

哼着歡樂

勝利的調子

回到他們各自的家

擁抱着母親

熱吻着妻子

拖着孩子們

再哼一支歡樂

勝利的調子

一九五四年七月

.....梅 白.....



夜記

古今

聰明人？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公有道理，婆有婆理的評論法，似乎公道正中，似乎很爲聰明人所愛好。因爲如此如此，既不完全得罪和不完全同情壓迫者，也不完全冤枉和不完全同情被壓迫者，既可收得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雙方的同情，不致引起仇恨，又可博得立論公正的美名，真是功德圓滿，何樂而不爲？聰明人到底是聰明人啊！

然而，可悲的是，這種聰明的評論者，事實上並不是真正的聰明人，只不過是推卸責任，不敢正視血淋淋的現實的懦夫吧了！他們的所謂立論公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否真能收到如他們主觀所願望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雙方的同情，不致引起仇恨，實在是一大疑問！因爲事實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根本是勢不兩立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因此，不誠心地站在任何一方，而想要滑頭，自作聰明，那就休想得到到任何一方面真正的同情！除了人家給你冷眼相看，還會有什麼別的呢！由此可見，聰明人到底還不是真正聰明的！

我以爲，在這個不見陽光的地方，如果想得到被壓迫者的真正的同情和愛戴，評論者必須具有正視鮮血淋漓的現實的勇氣，仗義執言！否則，想要滑頭，做聰明人，不分是非的亂說一場，我以爲最聰明的是少開尊口，如果閉口一句不說，那就更聰明了！嗚呼哀哉！

面具！

「作假」和「裝態」是一件多麼令人厭惡的事，而且人們又是多麼地厭惡「作假」和「裝態」，正像厭惡「下流」「荒唐」一樣。

可是，不幸極了，生長在這個方生未死之間的時代，人們想做作家的，似乎以爲非談酒論煙，歎寂寞，喊憂鬱，說女人不可。正像目下被視爲交際花的，非塗口紅，行爲放蕩不可。

於是乎，有一些想做作家的，明明是年青青的，不會喝酒抽煙的，也無所謂寂寞憂鬱的，偏偏不得「作假」和「裝態」，談酒論煙，大寫其莫名其妙的寂寞憂鬱的時調了，彷彿這樣一來，自己儼然是一個作家了。看到這種情形，我真不能不感到做作家的悲心和不幸，既要「作假」「裝態」，又要欺已騙人，那是多麼可厭惡的一回事啊！

我於是不得不警告自己，寫點文章是不妨事的。但要做這樣的作家，倒不如做一個真正的人！

莫談政治

莫談政治！……

餓肚子的時候，不要怨工作辛苦，飯吃不飽，應該把褲帶束緊起來，再束緊起來！

心里有什麼不痛快，看不慣一切橫行倒施，緊記住先用封條把嘴巴封起來，提防「禍從口出啊」！

牢記古訓：病從口入。不吃不喝是預防病從口入的最妙的辦法，餓死是不會有的事！

袋里有幾分錢，應該買張馬票或者去賭十三張，碰碰運氣，中了，贏了，花天酒地一番，今日有酒今日醉，不中了，輸了一切都是命（？）

上吊尋死，怪自己「衰小」，碰上活無常，活該倒霉！

應該學會超然。

閉起眼睛來，讓橫行倒施的肆無忌憚地橫行倒施。

大聲斥責不甘安份守己的。正告他們：你們要自己尋死，是不是？哼！再不聽老爺勸告，萬死不救！……

天下一定太平無事。可以高枕無憂了。

阿Q說得好：「就算我是虫豸好不好？」啊！虫豸，雖然是最鄙微不足道的，然而，倒數過來，也是第一呀！

還有什麼值得爭論？埋怨？不平？……我再歸結帶說一次：莫談政治！……

高樓

起。
幢幢的亞答屋坍塌了，簇新的高樓在廢墟上築

高樓的頂點披戴着星星，高樓的底層埋藏着血

與淚。

起。

月夜，是淒清底月夜呵！
我擁抱着一期創傷的心，躑躅在創傷的土地上

高樓裏，沒有我底兄弟。
高樓裏，住着外來底居民，操着異樣的言語。
打從外圍牆望去，有一個黑影，像野獸，像魔鬼，
張着爪牙，拉起嗓子，發出放蕩的狂笑聲……
我呆住了，好像在受極刑。故鄉變成荒野，友
伴被驅逐流浪異地。

；又是我，我回想到童年的故里。
是我的眼瞳頓時失明，抑或是夜色太陰沉，展
現在面前的已不是舊日底情景。

嚴密，但是，狂歡底笑聲掩護不住來日底命運，美
麗的衣冠包裹不着污穢底心靈，高樓底下層會迸裂
出熔岩。……

……
焚焦的殘枝在風中淒泣，舊日底友伴不知走向那裏

我壓制感情，向故鄉投了最後底一瞥：
幢幢的亞答屋坍塌了，簇新的高樓在廢墟上築

……
怎麼了？難道我底故鄉發生過瘟疫？
我吻着大地，泥土裏充滿着腥氣；我走近溪河

與淚。
高樓底頂點披戴着星星，高樓的底層埋藏着血

，河水上浮動死嬰底屍骸。
呵！故鄉，可愛的故鄉！妳豈不是遭受了一場

重寫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晨

殘酷的浩劫。
我跨過山崗，走向村子的盡頭，呵，在那端，

史寧

書叢偶拾 烏墨汁輯

世界上有一種特別的人，只要是對窮人苦人有
利的事，他總是走在前面，既使自己受苦受罪，流
血殺頭也不畏懼。這是世界上最有志氣的人。

窮人到那裡都受人欺侮和鄙視的，只有患同樣
痛苦的窮人，才會互相同情和了解。

一個人如果有其理想的目標，肉體上的痛苦是
不會使他這樣的就歇了下去，或者是倒下去，反而
會給他以莫大的信心和勇氣。

真應該感謝生活，它爲我們開闢了這樣廣闊的
施展才智的領域。誰經得起困難的磨鍊，誰就能鍛
鍊出無堅不摧的意志，甚至可以把鋼鐵放在手裡，
像麵包團一樣揉來揉去。

生活總不會風平浪靜的，既使是一池死水，遇
上風暴，也要掀起洶湧的波濤。

對待敵人，就應該狠。我們並不喜愛戰爭，並
不喜愛殺戮，但是，如果敵人用這些來威脅我們，
那我們就絕不發任何慈悲，就要狠狠地打擊它，連
它的骨頭都給敲碎，叫它永遠也爬不起來。

當一個戰士把自己的塹壕，而敵人却正好從
他那裏打壞一個缺口衝了過來，以致影响到戰友
的安全的時候，再沒有比這更使他痛苦的了。這是一
個戰士應有的自尊心，雖然並不是他的過失，他也
覺得沒盡到責任。

工人就如一隻牛一樣，一天到晚都是流血汗，
所得的代價很稀薄，如果一做錯了事，就被工頭開
除，一隻牛也是這樣，當牠會拖車的時候，還會遭
受到主人的鞭撻，吃的是草。老了，就被送上屠場。

一個醫生，如果能將病人的傷處當着自己的來
醫治，這是一個極神聖的醫生。



當別人批評你的時候

能否虛心接受大家的批評，對自己是個很好的鍛鍊，也是一個很好的考驗。

有些人是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評與進行自我批評的。然而，有些人由於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了解不夠，沒有經過較嚴格的鍛鍊，對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多存有疑懼，視為畏途。當人家批評他的時候，一觸及自己的缺點，有的是愁眉苦臉感情衝動，不冷靜聽人家的意見，硬找理由解釋，逐條反駁；有的是當耳邊風，亦不反駁，亦不解釋，以沉默來對抗，在思想上早已築好了防禦工事，這樣因而常常阻礙了自己的視綫，使自己在錯誤的泥坑中愈陷愈深。

如何接受批評呢？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做到虛心。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虛心檢討並改正自己的錯誤。

(一)「不要愛『面子』」，有小資產階級愛面子坯毛病的人，只歡喜大家奉承，一聽到自己的缺點就感到這下什麼都完了，威信掃地了，人家從此看不起我了，沒有前途了……。因此心裡發慌，腦袋發脹，心神錯亂，面紅耳赤，人家批評的什麼，自己甚至一點也沒有聽到，其實愈愛面子反而愈沒有面子，堅持錯誤的人，大家都看不起他。正確的辦法是把自己的錯誤點，客觀的冷靜加以分析批評。聽人家的意見。正是聽取旁人幫助分析研究，以便於改正錯誤。

(二)「不要看態度」。有些人在接受人家批評時，不去聽人家說的道理對不對，主要看人家的態度。態度好我就接受，態度不好就拉倒，這是不對的。掌握正確的批評的態度，是批評者應當考慮的事情。被批評的人只要考慮人家說的是不是真理。是事實，是真理，一定要服從真理，要努力改正，不能以人家的態度作為自己掩飾錯誤逃避現實的藉口。

(三)「不要斤斤計較事實的出入，有些人在被人家批評時，表示不接受，認為事實有某些出入，是可能的，也是難免的。事實有某些出入，只要不影響批評的主題，對被批評者也不是什麼冤枉，而應該虛心考慮人家的意見，誠懇接受。即使有某些地方不夠真實，我們聽了也可以引起注意與警惕。有位偉人說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多聽人家的意見是沒有好處的。

(四)「要真心誠意正視問題」。在人家批評的時候，自己應該老老實實，冷靜細心的聽取人家的意見，考慮自己的問題，挖着病根，找到病的癥結所在。不要暗中對抗，躲躲閃閃，表面接受心裡却想：「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就是這樣」。也不要唯唯諾諾，不用思考範圍而統之，人家批評的「什麼都對」。這兩種態度都不是正視問題，真真實實的態度，都是與批評自我批評精神相違背的。

一個人的改造就包括着痛苦的自我鬥爭的過程。正確處理批評不是一下子就容易解決的事情，性急是要不得的，但是我們必須學習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虛心聽取意見，努力改造自己，改進工作，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每個青年人前進必經之路，是我們生活上一刻也不能忘掉的。

怎樣對待自己的缺點

開頭幾次，每經同學們的批評，總要撒扭好幾天，尤其是頭一次，簡直成天不知把自己放在什麼地方好？整日一語不發，神情沮喪，腦子里是混沌沌沌：說在進行思想鬥爭吧？又不像是那麼回事，很簡單嘛，別人的批評都對，自己是有這個缺點？有！要改？要改！一定要改！那又何苦無精打彩，彷彿大難臨頭，分析一下，主要有兩種作惡的因素。一種是所謂「自尊心」；缺點被人道破了，好像被人剝了衣服似的；一看到批評過我的人，就不自覺的一陣赧羞，立刻，一切精神，勇氣，全從身上跳跑了。

還有一種是思想懶惰，經不起挫折，明白自己的缺點之後，單純的就只想：「唉！我有這樣的缺點，缺點又這樣深，怎樣辦呢？要改，是要改！」往下呢？思想上止了步，那就是說除了被提出的某種缺點本身之外，其餘就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不想不到，腦子里塞滿了「缺點，缺點！要改！要改！」結果呢徒給自己壓上一副千斤担子，挑着這樣的重担，怎麼能積極起來，樂觀得起來呢？

那麼，怎樣才容易變得明朗，很樂觀，很積極呢？這裏，我把我所體會到的一點經驗教訓介紹出來，大家補充。

首先，要明白批評的目的，它的是在治病救人！提出你的缺點，為的是要幫助你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如果你停留在發現問題的階段，兩隻眼睛死死瞪在「缺點」兩個字上，不能進一步研究它解決它，那就失去了發現問題的意義，缺點的存在是無法隱藏的事實，是在你還沒有聽到批評以前就存在了，以前你能處之泰然，現在只不過因為事實被言語敘述了一遍，就覺得不好意思見人，那不是自己騙自己嗎？欺騙會有什麼好處嗎？沒有。老老實實的革除缺點，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而且是有好處的，因為，「革除缺點」這個過程本身，就能發揚你許多優點。

要想順利的革除缺點，首先自己要有「真正」的樂觀，那就是具有理由，有根據的樂觀，我們今天這樣樂觀嗎？完全可以，第一，我們有正確的領導，有羣衆有力的推動。信賴領導，信賴羣衆，這就能給你無窮的力量。第二，缺點不是娘胎里帶來的，是社會環境給你的，在舊社會中，主觀上沒有丟棄它的願望，甚至於願意保留它，所以它被保留着甚至發展着。現在，你願意丟棄它，它就可能被拋棄！這是絕對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許多同學已經做到了。

能做到，但是主觀上不努力，不去做，還是不行，樂觀而已，不行行動來充實你的樂觀，你的樂觀很快就會消失的。你必須依循着你獲得樂觀的路向前走！首先，你要多接近羣衆，虛心地聽取羣衆的意見，虛心地向羣衆學習。愈是一個人躲在冷暗的角落裏，缺點就愈容易躲藏，你就愈不容易抓住它，丟棄它！其次，要有丟棄缺點的高度的鬥爭性，那就是說，要有面對困難，克服困難的決心與勇氣，絕不畏縮更不逃避，頑強地把鬥爭進行到底，這樣的行動才是真正「自尊心」的表現。與缺點進行鬥爭最好的戰略是「一點突破」研究羅列着的各樣缺點，找出一個主要的魔王，集中火力，打坍它！否則，你會感到滿身是缺點，百無是處，連改也不知從何下手是好。這樣攪亂了陣營，你如何能樂觀的進行戰鬥呢？最後，要發揚優點，在發揚優點中你能獲取新生的力量。或者你一定有傑出超人的優點，是不是就能說是沒有優點呢？不！存在於一個個體上的優點是有相對性的，而且兩者都是不停地發展着的，凡是沒有被提出指明是缺點的，都可能發展成爲優點。在目前你就可以把它當作優點來看待。譬如，就以你願意改革缺點這一點吧！這就是要求上進，要求上進就是一個優點，如果能好好發揚，它就直接幫助了你克服缺點。

總之，對待自己的缺點，首先要認識到必須改，而且能够改，然後愉快地堅毅地以行動來完成你的信念。

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

中學生

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根本是兩回事，爲什麼要拉在一起談呢？——也許有些同學要發出這樣的疑問。我以為發出這樣的疑問是不必要的。因爲實際上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是有着密切的關係。

有些同學也許要反駁我說：「誰說的？你只是在吹牛吧了，舉個例子說吧，我有一位同學他的思想一場糊塗，功課却頂呱呱，而另一位同學思想雖然不錯，大小道理說得頂漂亮，功課却搞得一團糟，這不是一個明証嗎？」

不錯，這是一個「明証」。但這個「明証」並不能說明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是沒有什麼關係，這只能說明客觀是存在着這樣的事實。而且這種事實在某些同學中也不是少見的，同時也說明了這事實的存在正由于某些同學還不明白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的關係而造成的不良偏向，這是有加以糾正的必要。

因此，我們要明白，所謂搞好思想，意思就是說搞通爲人羣服務的思想，對我們同學說，就是搞通爲同學服務的思想。既然我們搞好思想是爲了服務同學，爲要實際做到這點，我們必然要具備爲同學服務的實際的知識才能，是毫無疑問的。而搞好功課雖不是我們唯一爲同學服務所應具備的知識才能，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因爲唯有功課搞得好的，我們才能在實際上更完滿，更具體地爲同學服務，幫忙他們解決功課上的疑難，關心他們所關心的切身利益。如果不這樣做，那麼，我們的所謂搞好思想，就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正像前面所說的那位同學一樣，雖然思想不錯，大小道理說得頂漂亮，但由于功課上搞得一團糟，要他在功課具體地幫忙同學和指導同學，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他的思想即使搞得蠻好，大小道理說得漂亮，又有什麼用呢？也許你會聽見同學正在鄙視他說：「啊！沒本領的吹牛家！」這不就証明了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有着多麼密切的關係嗎？

前面說過，搞好功課是爲了充實我們爲同學服務的知識才能之一，而不是爲了搞好功課而搞好功課，或者爲了分數而搞好功課。爲了要實際做到這一點，我們必然要搞好思想，是毫無疑問的。因爲唯有這樣，我們才能認清我們爲什麼要搞好功課，並且才能認真地、積極地去搞好功課，不然，如果我們不能搞好思想，不必說我們當然不會真心誠意去爲同學服務，我們搞好功課，當然也不會認清搞好功課的目的，當然也不會想去幫助同學解決功課上的疑難了，這就會形成爲搞好功課而搞好功課，爲分數而搞好功課了，這樣一來，搞好功課的真正意義就必然要喪失無餘了。搞好功課又有什麼味呢？正像前面說的另一位同學一樣，可以相信，雖然他功課搞得頂呱呱，但由于他思想搞得一塌糊塗，要叫他幫助同學搞好功課，任你說破喉嚨，恐怕也沒辦法說動他的！那麼，他搞好功課除了爲了自己，還有什麼用呢？也許你將會聽見同學正在鄙視他說：「啊，自私自利的書呆子！」這不就証明了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有着多麼密切的關係嗎？

其實，老實說：一個思想糊塗的同學，要他真正地搞好功課，相信是很少見的，甚至可以相信是沒有的。只要張開眼睛看一看：那些跑歌台舞廳的同學，那些死讀書的同學有幾個能真正地搞好功課呢？由此更可証明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有着多麼密切的關係啊！

總說一句，搞好功課與搞好思想是不應有所偏廢的。要認真搞好功課，具體爲同學服務，就必需搞好思想，但搞好思想並不能具體爲同學服務，要具體地爲同學服務，還必需充實自己和搞好功課！



評「頭家的發瘋」及其他

：克立：

批評與自我批評之於我們，正如空氣和水一樣，沒有批評就不會有進步，這是很淺顯易懂的道理。

耕耘這刊物，是反黃色文化陣營的一支生力軍；但無可否認的同時它又還存在着不少缺點，而這些缺點又恰恰很少人提出來討論批評，這是很令人遺憾的。讀了第五期高梁君的評自殺，我又一次衷心感覺到：批評耕耘，就是愛護耕耘的具體表現。而這也就是我不願自己的膚淺、幼稚，敢於大胆地提筆來寫這篇文藝批評的原因。

第五期的耕耘，有一齣馬柳君的獨幕劇——頭家的發瘋。內容是描寫一個資本家因生意失敗，債台高築而終於神經錯亂。

本來馬柳君選擇這樣的題材來寫，不但是恰當的，而且是有意義的。因為此時此地由於禁運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以至樹膠落價，百業蕭條。工廠關門，頭家破產都是可能發生的事，馬柳君可以站在正確的立場來說明這類事件與整個社會的關係，指出這是舊社會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更進一步預示舊社會的崩潰、沒落、和新社會誕生、創造，可是馬柳君却把握不住這最重要的原則，這最具有積極意義的環節。所以，這篇作品就變成：「為寫頭家發瘋而寫頭家發瘋」，削弱了它的現實價值和教育意義，這是它最大的缺點。

在整個題材處理上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作者把一個失業工人寫作債主之一。我們知道，今天千千萬萬的工人群眾都在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樹膠跌價雖然給社會各階層帶來一定的打擊，但却遠不及工人的慘重。工人本來已吃不飽，穿不暖，一旦失業，往往就立刻得挨餓，那裏還會有錢借給別人？退一步說，就算真的有一個失業工人有錢借給頭家吧，那裏面就一定有它的特殊原因，（正如一個頭家破產也必定有其特殊原因一樣）沒有把其中的原因

寫出來，只把工人寫成兇惡的債主，同時又把資本家寫成債台高築的可憐虫，這就形成一個不合理的對照。就是把偶然當作必然，特殊當作普遍，就是歪曲真實，不合情理了。

文學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但它又不是「照像」（把現實一一收入鏡頭就完事大吉）當一個作者把某些有價值的題材，變成自己作品的主題時，必須有一番加工，滲進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現自己的看法，想法，並藉藝術的力量，引起讀者的共鳴，說服讀者同情自己。但在這齣戲裡，我們却難以找出被作者肯定或否定的人物，感覺不到作者的愛憎。單從情節看來，會使人覺得那破產的資本家是可憐的，值得同情的，那幾個債主是可惡，可恨的，（頭家太太和兒女不是重要人物）。但實際上，那資本家並不值得同情，因為今天他雖然破產了，但他雙手還沾滿工友的血汗，他過去靠剝削，壓榨別人來養肥自己，所以他之「摔倒」以至於發瘋，是該死乃至於必然的事情。

至於真正值得我們憎恨的，既不是他也不是那些債主，而是產生這一切現象和人物的舊社會，沒有強調這一點，就沒有明確的主題，這樣就不但起不了教育作用，而且還可能引起一定的壞效果。

此外，在技巧上也有些問題：

（一）人物刻劃不生動，語言貧乏——四個債主屬於三種典型，但他們講的話却都大同小異，看不出他們身份的懸殊。頭家太太自始至終都在罵丈夫，罵的詞彙又缺乏變化，頭家的兒女對父親的破產，毫無表示，一言一動都像活動傀儡。

（二）情節發展不自然，節外生枝——當頭家走頭無路，心情煩亂的當兒，應該不會想到女兒的婚事，更沒有帶女兒去「相睇」，訂婚的心情，就如作者所說，「事成可得聘金一千」吧，但區區一千塊錢對正於這時的他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兄

妹這時的對話，不但生硬，不自然，而且與全劇不調和，破壞了它的完整。

還有一些小缺點，我不多提了。我只希望馬柳君別見怪，也別灰心。幼稚的階段是誰都免不了的。只要我們肯努力，肯上進就一定會有進步，馬柳君在作品中曾提到丹娘，丹娘小時候就會用不屈不撓的意志，來克服她在學習上的困難。讓我們彼此督促，鼓勵，學習地的堅強意志來克服我們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吧！

同期的耕耘有一篇詩歌——奇怪的行列。作者是銘君。銘君能够抓住這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來作題材，又會用比較含蓄的筆法來描寫，這是可喜的，所以我們首先就不能拿它來和一些風花雪月，言之無物，或搖旗吶喊，連篇口號的詩篇來相提並論。

看來這篇詩歌的作者是站在同情「奇怪的行列」的立場來寫它的，可是後來立場就站歪了。從開始到第二小節完，還沒什麼問題，但看了第三小節，我們就會覺得作者是在惡意地諷刺這「奇怪的行列」了。（不管作者動機如何，但效果確是如此）。因為在他的筆下，這行列只不過是爲了「一塊石子」就「緊張奔撞」，爲了「一陣亂鐘」就「起大騷動」的烏合之衆吧了。但他們却還自吹自擂，說自己「大胆」，「剛勇」，這就真如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可笑亦復可憐了。又如第五小節「明明餓着肚皮，還說是自己願意，這確實是違反自然，還說是爲了真理。」也有毛病。因爲事實上大家「餓着肚皮」的確是自己願意的，並沒有人強迫他們這樣做。餓肚皮並不是什麼好玩，有趣，而是難受，痛苦，「違反自然的事」，爲什麼大家又會願意呢？這就因爲在「爲了真理」的基礎上，「自願」和「違反自然」不但不矛盾，而且統一起來了。大家爲了維護真理，情願忍受這種肉體上的痛苦。但作者却把握不住這點，表現不出這種偉大的氣概。再加上那兩個「還說」，就顯得作者是在嘲笑這「奇怪的行列」了。

還有，在最後一節作者寫道：「你們把歌聲當飯吃，你們要在鼓掌中，鼓出一個真理來……」

其實，大家唱歌，只是爲了發洩自己的情感——強烈的愛和恨；只是爲了鼓舞別人和自己——更勇敢的團結起來，堅持下去。並不是「爲唱歌而唱歌」，更沒有人企圖「把歌聲當飯吃」。大家鼓掌，也只是爲了表示自己的喜悅，興奮，擁護，支持。誰都知道，真理是要我們流着血去維護和爭取的（而這「奇怪的行列」也正在這樣做）鼓掌絕對鼓不出什麼真理，而且也沒有人打算從鼓掌中鼓出真理來看了這小節會使人有一種錯覺，以爲這「奇怪的行列」不過會唱唱歌，鼓鼓掌，喊喊口號吧了。但實際上這種看法和想法對於那經過了相當艱苦的鬥爭，並取得一定勝利成果的「奇怪的行列」來說，却恰恰是一個污辱！

這幾點乍看起來，好像只是寫作技巧上——方法上的問題。可是有時不好的方法是會歪曲了作家的動機，以至收到完全相反的壞效果的，所以這個問題絕對不容許忽略。我覺得如果能以更嚴肅，負責的態度來寫作，寫成後自己仔細的多看幾遍，是會減少這類錯誤的。

關於詩歌，還有一篇「逃兵」，我也有點意見。本來，「逃兵」這詩在取材上，技巧上都有可取之處。可惜開始：「美麗的詩篇，聽你動人的哲理；壯偉的舞蹈，看你英武的雄姿。」這四句叫人看了有點莫名其妙。究竟「詩篇」怎麼會「聽」，「舞蹈」又怎麼會「看」呢？如果這不是校對上的錯誤，就是作者寫得太深奧了。不過，無論如何，寫得叫人看不懂，總不會是好現象吧？

還有，在最後一句，作者寫道：「這世界不能存有你！」這未免太苛刻了。我們知道，「動搖」，「脆弱」本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小資產階級想跟廣大羣衆結合，要投身羣衆偉大的鬥爭，並從中鍛鍊成爲堅強戰士，必須經過迂迴、曲折、長期、艱苦的改造過程。所以對於未經徹底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來說，在鬥爭前「動搖了」，「逃避」是很普遍的事。一個人動搖，當上逃兵了，誠然是非常可恥的，但却又遠不至於無可救藥到「這世界不能存有你」的地步。只要他還有上進心，能够虛心承認錯誤，並痛下決心改正錯誤，那麼，他就

播種 紀星

一個孤獨的播種自由的人，
我早早地走出我的寓所，
當那羣星還未出來。
於是我用清白無污的手，
把給予生命的種子，
散佈在被束縛的畦裏。

—普式庚—

這是個混沌，陰沉而奇離變幻的地帶，多少年輕的靈魂被腐蝕了，多少年輕的活力被摧殘了，然而多少不懾服的人兒，在風沙的打擊中鍛鍊得更勇猛起來了！

我們沒有感傷消極的權利，唯有化悲憤為力量，會說話的說話，會發聲的發聲，我們要吶喊，要控訴！當暴風雨來臨的前夜，我們要像英勇的海燕！

生命的洪流，要衝過一切的亂山碎石，匯到真理的大海。有人要阻止洪流的奔騰，他一定被洪流所淹沒。

親愛的夥伴，我們相信社會的發展必然朝着一個美麗的理想前進。讓我們團結在正義的旗幟下，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明天，野草也要開花啦，大地要像春天的公園，而一切屬於生命的幸福，是以血汗灌溉過的人們！

復仇

沾着血淋淋雙手的特權者，往往會到教堂里去「祈禱」和「懺悔」。更利用教堂，會所，廣場，電台，書報和學校（指「修士」所「創辦」而據說是與社會「無關」者）等，大事鼓吹「博愛」精神，「勉勵」人們假使左頰被人打了，要連右頰也讓他打，要是臉上被人唾痰，也要靜靜地自己揩乾，這樣，「上帝」才會賜他「幸福」的。

把這「真理」擴展了範疇，那無疑是：弱小民族的國土，如果甲地被野心家佔領了，要連乙地也奉送，人們倘若被野心家所剝削與損害，必須默默地承受，沒有半點怨言，如此這般，死後「上帝」一定賜他上「天堂」？！

揭穿了這套脛衣的毒素，美麗的謊言，我們雪亮的眼睛早就洞悉一個結論：這是特權者麻醉人羣思想的工具。

魯迅導師曾經啓示我們：「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因此，我們必須記住血的教訓，記住「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真理！

當怒潮，火炬，鐵流，旗海……匯成鋼鐵的交響，帶來新生的世紀，我們對於垮台的落水狗，還必須澈底，乾淨地消滅牠！

受難者對付特權者，應該「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絕不能上「上帝」的大當。

不但能「存在這個世界上」，而且還有遠大的前程，但大夥兒會像過去一樣關心他，愛護他，同時他的愛人也會張大手臂來歡迎他的。

所以接受經驗教訓，時刻檢討自己，避免犯上同樣的錯誤，對於我們不但是應該，而且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這位逃兵兄弟不要灰心消極的，相反的，要勇敢正視自己的錯誤，堅決拋棄腐臭的個人主義包袱，並倔強地再站起來！

爲了節省耕耘的篇幅，其他的我不想多提了。我希望馬柳、銘、馮諸君能多原諒我的率直了。愛耕耘，也愛那些在這園地上默默灌溉的年青伙伴們，我覺得真誠、善意的批評正是友情最豐富、美好的內容，我現在批評了別人，同時也希望別人能嚴厲的批評我，我相信通過了坦白的批評，我們能

靠得更穩當起來！

最後，我希望耕耘以後別再脫期了，這兩三個月來，耕耘簡直變成了月刊，每次出版，叫愛護它的讀者們等得心焦還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不能滿足大家精神糧食方面的需求，無形中削弱了健康文化陣營的力量。我希望耕耘同人能認識自己責任的重大。在這個黑暗時代，不願倒的倒下去了，要站起來的又還未能站起來，因而耕耘的責任就更艱巨。是的，我們也知道有困難，但問題不在乎困難，而在乎怎樣克服它！

讓作者、讀者、編者更緊密地握起手來吧！讓我們的理想！

我們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來保障耕耘更合乎大

一九五四·七·十八

完！

病

芥青

大清早。

蕃薯姆快捷地移動那雙「解放」過的「藍母腳」，像老鴨母似的搖搖幌幌，急急跨進「厝邊」來與嫂的屋子。

一抹淡淡的朝曦斜斜投射在亞答屋前面的榴櫚樹梢，幾隻烏鴉停歇在枝上，烏啊烏啊噪叫着。亞答屋顯得異常低矮，狹窄。屋內陰暗暗的，而且有點潮濕。前廳靠那房堵板壁正中的地方，釘了一個三尺長尺半寬的架子，距離地面約吳四尺光景：那是供奉的神龕。神龕正中的壁上貼着一張半尺見方的紅紙「神」字，是用「龍飛鳳舞」似的草書寫就的。雖然殷紅的紙色顯得有點脫落剝蝕的樣子，這個飽含濃墨的「神」字仍舊那麼強勁有力。龕上擺了一個煙籠改成的香爐，爐里插着三條燒去半截的香，吐出一條細小的煙柱，孃孃往上昇騰，飄散，在陰暗暗的廳里散溢着一股刺鼻的香味。

蕃薯姆跨進門，抬頭向神龕瞥一眼。廳里空洞而靜寂。她三步做二步地走到房門口，右手掀起那塊褪色的藍門簾，到了里邊

，在木牀前端站住。房里也是空的：一張牀，一張方桌，一條長板凳。桌上——盞乍明乍昧的土油燈，像昏昏欲睡的煙屎客不停地眨着眼；一縷褐色的煙從燈筒冒出去。空氣飽含溼氣，還混雜着濃重的油煙味和尿臭，令人窒息般沉悶。她輕聲細息地掀開黑濁濁的蚊帳，順手吊在鉤子上。

「嗯！蕃薯姆，你又來咯！」

「病人一早醒着。她安靜躺着，感激和歉愧的眼光落在蕃薯姆瘦峭的臉上。」

「嗯！狗仔咧？又去割棍咯？喲！你真是的……」蕃薯姆嚙嚙叨叨埋怨着，一面用手背摸摸來與嫂的額頭。

「好些咯，無要緊的。」只說兩句話，就斷斷續續地喘氣，「是我叫他去的。好天好時，我不會討嫌，狗仔又唔去，怎樣過日？唉，厝內米壘空嗶嗶的，拮米無鋪免想賺得到！」

頭額燒滾滾，乍樣講唔要緊？「甘苦」了想「飲」杯滾滾水，誰來倒給你？」蕃薯姆滿口埋怨地說，左手在來與嫂胸臆撫摸，

為她順着氣。看她的氣喘慢慢平息了，搖手示意別多說話，才倒了杯溫熱的開水。來與嫂艱難地撐起身，咯嗶咯嗶喝完了。她躺下去，微弱地噓氣。

「嘴里熱辣辣的，真「甘苦」……」「嗯——」「符頭服過了，香灰水也喝完了，可是「頭殼碗」照舊重甸甸，耳朵嗡嗡叫，像是要炸開的樣兒……」

「我看，還是去開神……」

「嗯——」「免啦，蕃薯姆！疼就讓它疼，唔會死的，驚甚密（什麼）？呆命人註定得受苦的！你免焦急，我忍耐幾日，慢慢……」「呼——呼——就會好……」「好——的！」

才只三五日光景，來與嫂一張蒼黃的瘦臉變得白雪雪的，沒有一絲血色。兩頰陷落，變得特別狹長；額骨高高突起；眼眶凹陷進去；像兩個深洞；面皮有如一張被孩子團緊的紙，瘦峭，打皺。說話變得像蝸牛爬牆，跟她平時那種滔滔不絕的一個勁兒直瀉似的話語，委實有着天和地的差別。身體虛弱極了，翻個身，講句話，禁不住就要斷斷續續地喘着氣，有氣無力地呻吟。

蕃薯姆偷偷瞥了一眼，那付憔悴的臉容使她暗暗吃驚。她想

來與的「查某」竟一病就病得這樣「吃力」（厲害）？她雖是厝邊人，我一向可是把她當親

生「查某」仔看待。我吃了這！把年紀，老天壽早就「死絕」，膝下既無一男半女，連一親半戚也沒有。她不嫌我，拜我做契母，對待我好像她的親生母。她做人又是那樣馴服溫柔，賢慧伶俐，真是惹人愛憐的。唉！可是生來八字太呆，命裏註定是「甘苦」人，她的來好端端給死了已够悽慘，當今又病得叫她死不能斷氣的……唉呀，阿珠，阿珠，你乍樣這麼悽慘，你前世做了甚密「大孽惡」？……你看，這場病使你變得如此模樣，真像一個雙腳快踏入棺材的老「查某」。

五日前。天剛發亮，來與嫂照舊在頭額前縛了園土油燈，踏着濃重的寒露趕到地坵割杞。才割了三五株樹，陡地一陣雨沙啦啦地傾瀉，把她淋得通身透濕，像一隻掉入池塘的貓，一身濕漉漉。園坵里原有一個破棚子，幾天前工頭藉口奉了「戴芭隊」的命令，叫人給折去了。沒個避雨地方，凜冽的山風宛如許多把尖銳的刀迎面戮刺，她冷得全身不住地顫抖，牙齒格格發响，儘在捉對兒厮打。她畏縮着，冒風冒雨跑回去，立即發寒起熱，好不難受。起初她還以為有唔相干，淋了陣雨在割杞人是平常得像拍死一隻蚊子；再說發寒起熱也是常有的事，有「甚密」要緊？跟往時一樣的沖了個涼，熬半壺薑

母水喝了，不等細雨停歇，荷着鋤頭就到「芭尾」種蕃薯。誰知當晚便頭燒耳熱，一身熱滾滾的；第二天熱度昇得更驚人，頭額像一塊紅火炭，靈熱燙手，嘴唇乾燥得裂開許多龜紋。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昏昏沉沉說囈話。忽而哭啼啼，忽而尖脆地縱聲大笑。把個狗仔弄得六神無主，又焦慮又哭驚懼，趕忙拉了「隔壁厝」的契婆婆過來照料。蕃薯姆從「腰包」掏出罐「虎油」，在她頭額和鼻孔用力塗抹，又喂灌一包「外感散」，病人似乎略略有些舒服！顯得比較安靜，却依舊「哼！咳！哼！咳！咳！」地呻吟着。狗仔暫時安心些，抹去滿額滿面的汗珠，一顆心却是「重甸甸」地直往下墜。到底蕃薯姆老人家想得週到，她把狗叫到前廳，叫他點三條香，虔誠地向神祈禱，就詳細細盤問一番。她終於自覺已經找到來與嫂起病的原因，於是嚴肅地——

「狗仔，細仔人，知甚密？——靜靜聽阿婆講！」

「唔是咧！請個老君（醫生）來看就會好！」

狗仔！汝曉甚密？阿婆吃鹽多過汝吃米，阿婆講的那會錯？細人有耳唔嘴，靜靜聽！恁阿母定着是「犯」着「藍督公」，汝去「吉挨店」買一束香，一千金銀紙，半斤「羅梯餅」？去恁阿母滑倒的椰樹頭膜拜。記好好，要對「藍督公」下個願：阿母好好啦，就去答謝還願。——唔

，對啦，「藍督公」愛嚼「佬葉」，「卡文煙」，也買「淡泊」（多少）去拜；趕緊去，趕緊返來，柅免去割咯，停一兩日唔切要。趕緊返來服侍恁阿母。我得上伯公廟燒香，討「淡泊」香灰和一符頭！……去，免驚，藍督公定着保庇好人的！」

蕃薯姆從伯公廟燒香回來，討來兩張黃色靈符，一張包在「香束」的香灰粉末，還有一幫鐵詩，鐵詩上面寫着四行歪來斜去的烏墨字，好像四列黑螞蟻。蕃薯姆不懂那上邊寫的是什麼，早先廟祝雖然給她嚙哩嚙解釋過，她可因為一心焦慮着來與嫂的病，沒會仔細聽清楚。她找狗仔來看。狗仔在廳前亮處翻幾翻，搖搖頭，懊喪地說：

「唔曉！」

「呵？唔曉？」她愕然地，睜大眼珠瞪住他：「恁讀冊的，鐵詩看唔曉，讀了冊有屁用！」

「我只讀到第五冊，而且沒有讀完！鐵詩的骨頭字又是死人樣深，我！我乍樣會曉得？」

狗仔滿懷委屈，訥訥地分辯：

「可是，片刻，他大聲嚷叫！——

「唔，阿婆，來啦，趕緊！有咯，有咯……」

「甚密？有甚密？」她把火化的靈符紙灰滲入滾水里，攪攪攪，給來與嫂一口灌下去。

「我曉淡泊，鐵詩最後一句講：自——有——貴——財——貴——貴——人——唔！唔！是啦，扶

他起來的扶，——對！扶，扶！

「汝講甚密？財貴？誰是財貴？……鬼人？哈？」蕃薯姆把茶杯攔在桌角，趕緊走出來，湊過頭去，滿腹疑惑地問：

「喇！唔啦！鐵詩最後一句講：自有貴人扶。聽啦：自——有——貴——人——扶——」狗仔有些得意，對她不住地眨眼。

「唉呵，阿珠，好啦！」她輕鬆地嘆口氣。給來與嫂蓋了條單薄紅棉被，在她耳旁細聲說：

「阿珠，寬心啦！伯公講：汝的病，自有貴人扶。貴人啦！汝可以安心靜養，暗久就會好好咯！」

現在，已經是第五日。病况不但沒有起色，反而日趨嚴重。

蕃薯姆瞥了病人一眼，病人那張日益憔悴枯皺的臉凸出稜稜的骨頭，一線渺渺的希望似乎日見黯淡。她的心重沉沉的，胸膛里像給誰塞進一縷一縷紛亂的絲線，結着，越拉越紛亂。煩躁，憂慮，焦急，恐懼，迫得她有無可言狀的難堪，痛苦。

「唉，符也燒給她吃了，香灰也沖水喝盡了，病可是一日比一日「吃力」，乍樣好？」她越想越焦急，心窩像有一千條蜈蚣在爬動；又像隻掉入熱鏊的螞蟻。

她把昨天傍晚「草藥仙」開給她的第五帖「藥茶」，熬成黑油油的半碗苦汁，端來攔在床緣。

。看着來與嫂皺眉苦臉喝下去，才慢條斯理地說：

「阿珠，就這樣啦，你安靜躺一躺，狗仔唔久就回來咯。喝了，桌上電爐（熱水壺）有滾水。我去向「大人公」抽支籤。」

「大人公」人人講他有靈聖，有求必應！上個月狗仔姆浮「脚風」，還不是吃了「大人公」的符頭，風濕症隨時斷根！」

「……」來與嫂一口氣灌了那半碗苦汁，全身痠孿似地抽搐。她微弱而痛苦地呻吟，好一會，才緩緩地——

「蕃薯姆，免去咯啦。」青草茶一再熬兩帖吃吃看，設使唔好，再打算。」

「阿珠，免管我！汝躺一躺咯，我去了隨時返來！」

她擺動着矮小消瘦的身軀，划着「薑母腳」蹣跚走出房門。不放心似地側過臉，朝牀上那個又望了一眼，喃喃着：

「阿珠，得人，也得神！」

× × ×

經過病魔日夜地騷擾，糾纏，那爲了生活過度操勞而日漸孱弱的身體便整個兒崩潰了。幾日來，昏昏沉沉的，像是一具沒有知覺的死屍。即不知道有白天，也不知道有夜晚。終日只是發着驚人的高熱，口里喃喃唸着糊糊不清的囈語。來與嫂彷彿做了一場惡夢。現在，她逐漸蘇醒了。她強睜開睡意矇矓的眼睛，夢魘

似乎仍然就左右飄忽，搖晃。她漸漸清醒過來。這場惡夢迫使她交付了巨大的代價，她下意識發覺自己竟是這麼虛弱，似乎一陣風會把她刮走。全身骨頭像給誰一塊塊敲打過，沒有一處不隱隱發痛。頭腦更是痛得難挨；時而像被緊絞着，痛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的；時而又像全付頭蓋骨都給一塊塊折散了，輕輕浮浮的只覺天地儘在眼前旋轉，旋轉……這場惡夢把她羸弱的身體徹底摧毀了。

屋里死般寂靜。來與嫂軟弱無力地躺在床上，兩隻無神的眼直直地瞪住黃潤的帳頂，一個黃蜂闖進屋來，繞着一根橫樑飛鳴。嗡嗡的鳴聲顯得異常宏亮。這種聲音平日她聽了總要感到吵雜煩厭，這時聽來却分外感覺親切，彷彿是親人聲聲親熱的呼喚，空虛的心靈得了一絲溫暖的慰藉。然而——

「我還有甚密親，甚麼戚？阿爹，阿媽死去已有十餘年，狗仔他爹也死咯；唯一的親人只有阿狗仔。親戚嘛，就算是有幾家。但是你貧窮得顧早頓便顧不了晚頓的，無錢對面唔相認，鬼才和你攀親！……」

她不想轉過頭看那個飛鳴的黃蜂，只靜靜傾聽着。她從嗡嗡的鳴聲聽出牠已經飛出房。但，忽而又飛了進來，繞那根開始蛀蝕的橫樑鳴叫……牠現在飛到

窗邊，從窗孔飛出去了。於是，
屋里更加顯得岑寂。她陡然發現
自己彷彿處身在荒漠的墳場，滿
目悽愴，包圍她的儘是無邊的空
虛和冷漠。

「嗯——哼——」痛苦地移動左
手，撫摸胸膛順氣。

「才只三十出的歲數，身子
和氣力乍樣差咯，一陣風雨都「
打漢」（耐）不去，還病得這般
悽慘，要死唔會斷氣！」

她有氣無力呻吟着。閉上乾
燥的眼皮，打算拋去一切的思慮
，平平靜靜睡一趨。

然而，頭腦稍微清醒，「思
索的活動便加倍活躍。湧湧的思
潮急捲地翻騰。」

未來坎坷的生活像一條漫漫
的路，崎嶇蜿蜒，荆棘密布：擺
在你的面前，你必須勉強支撐起
備受摧毀的羸孱的身子，帶了一
顆創傷的心，掙扎着前進。任何
一個時刻，你都有再跌落下去的
可能。你就此歇住好了，何必痛
苦地再往前爬？橫豎生活對你已
經是一個破碎的幻夢，一切即是
命里註定的，你還敢存着「甚密
」希望？……可是，你還有狗
仔啦，你瘋了？傻子，大獸！你
必須掙扎着爬上去，狗仔便是希
望，便是你的現現實實的希望！
爲了他，你一定要爬上去。既使
倒下，也要匍匐爬行！……你
忍心撇下他，讓一個無爸的孩子
孤零零地徘徊、彷徨、墜落、消

滅？使一顆破碎了的童稚的赤心
得不到溫暖、慰藉、鼓勵？叫他
自生自滅，像一株田畦上的小草
？

是的，未來的日子使她煩躁
，憂懼、痛苦、恐怖。差不多大
多數人都有這種經驗：殘酷的現
實的壁碰得他遍體鱗傷、消沉失
意，於是他心灰意懶，既不能也
不願強韌地掙脫現實的日益緊迫
的束縛，只有把自己沉溺在往日
的彩虹似的夢幻里，自我陶醉，
以求解脫。現在，來與嫂就是一
個例子。在她的腦海里，震盪着
往事的微波——

狗仔他爹還活着的日子，生
活充滿安靜和幸福，雖然貧窮始
終與他們結不了緣。狗仔他爹是
一條硬漢，和他的牛脾氣一樣，
那付高大的身軀結實得像是一條
大水牛。她來與嫂從小吃苦慣了
，也磨鍊得一身壯壯實實的。那
時別說一陣風雨奈何她不得，百
來斤的蕃薯担，她挑起來一口氣
走他三五「個石」（哩）也彷彿
全然沒那麼一回事似的。那些日
子里，狗仔他爹在「家隆」吃「
咕哩」，給頭家下海捕魚，她來與
嫂在黃梨園勸草，開芭，有時也
在紅毛園坵割樹棍。兩口子只有
阿狗仔那變一個命根兒，一家省
吃儉用，住的又是頭家的「魚寮
厝」，免祖免稅，每月無一扣也
有八角的積蓄。阿狗仔在學堂讀
書，怎樣也唔會想到他今日這般

悽慘：早上割樹棍，晚上擺煙支
攤。唉！——

「可是，人無千日好，花無
百日紅。天公真正無天良，偏來
折散咱一對夫妻，害得我家悽
悽慘慘的：一個烏暗暗的傍晚，
滿天黑雲，看來要落大雨咯。狗
仔他爹靜靜地抓了二碗飯，喝
半支烏狗啤，無交無代的划了
條舢舨下海去。半夜里，黑天暗
地，狂風大作，接着暴雨傾盆而
下。平靜的海掀起萬丈高浪。「
家隆」被狂風撕裂粉碎，片片殘
骸隨浪浮沉飄流。狗仔他爹掉落
海，來不及喊叫一聲救命，沉下
去，給怒浪駭濤吞噬了。別人都
給撈救回來，獨獨他來與死得
唔身唔屍，唔踪唔影！唉呀！我
命苦呀！……」

她來與嫂把瘦削的手緊抱着
頭，眼眶注滿濕潤的淚水。她太
痛苦，不敢再往下推想。

可是，狗仔他爹死時那種悲
愴痛苦的情況，狗仔他爹死後她
身受的磨折和摧殘，却是分外清
晰地，一幕一幕出現在眼前幌動
，搖盪——

狗仔他爹就這樣唔身唔屍的
死在海里。來與嫂痛不欲生，幾
次想着要躍身投入海里，一死了
之。但一看到可憐的狗仔，立即
又取消這念頭。

「命理註定，生成是呆命人
，受苦拖下去，等狗仔長大了，
指望他會出人頭地，死也值得了

「命啦，有甚密話好講？……」

來興嫂既把一切委託給命運，對於種種的苦難，磨折，逆來順受，默默地忍受，心里只有一個期望。等待狗仔有一日出人頭地。

「家隆」頭家對待這一對孤兒寡婦，絲毫不給予同情，撫恤（手旁）。「家隆」出事後的第三天，頭家氣沖沖地擲下二張紅虎票，扳着鐵青的面孔，叫一個工人把她來與嫂母子從「魚厝」輦（手旁）跑，虧得蕃薯姆好心腸的，出來給她張羅。在自己的厝邊「打」（頂）了這間亞答屋，讓她來與嫂有個安身的處所。狗仔轆學了。早上跟着她來與嫂到園坵割樹杞，傍晚在街路邊擺煙攤。二年來，坎坷的生活磨折着她，她變得又蒼老，又孱弱，脾氣越來越急躁，有一句話不順耳，立即冒火；時不時不分皂白罵得狗仔哭哭啼啼的。雖然過後她來與嫂總是深深懷悔着；脾氣可是越來越暴躁了。

現在，她病得奄奄一息，連個翻身的气都沒有了。

「唉，賺吃人，全靠氣力討賺。氣力就是本錢勒（口旁），當今剩下一張皺皮包一把骨頭，有氣無力，賺尿吃也免想！」想着，想着，竟嚶嚶泣起來。好久，她來與嫂翻身，恬

惛惛睡去了。

× × ×

午後。來興嫂勉強灌下半杯混攪着「大人公」靈符灰的滾水，又昏昏昏迷迷去了。

這已是第二次的了。自從服了「大人公」的靈符，香灰水，她便轉入昏昏沉沉的狀況。狗仔從園坵回來，午飯也沒心情去吃，一直在床緣照顧病人。他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渾身黧黑的皮膚，狹長的瘦臉，低陷的胸顯露出兩排肋骨。在生活的鞭撻之下，他變得可悲的世故、老成、憂鬱了。病人連續不絕地呻吟，每哼一聲，彷彿有一把沉重的鎚子大力地在他的心坎上敲擊了一下。他爲了減輕病人的痛苦，時而輕輕地撫摸她的胸膛，爲她順順氣；時而用一些「驅風油」之類的油液塗抹在她的頭額，鼻孔，再出力擦。病人依舊呻吟不止，不時呢呢喃喃地唸了幾句模糊糊的話語。狗仔仔細傾聽，總聽不出她唸的究竟是什麼？

「狗仔，狗仔，……來興嫂突然低沉而緩慢地嘆。」「阿母，我在啦，狗仔在這里，在你身邊啦！」「阿狗，乖仔倒淡泊……滾……」狗仔輕手輕腳快捷地倒了半杯開水，來與嫂一口喝了，辛苦地喘氣。狗仔，噢，我——心里真——甘——甘——甘……」「阿母，喝淡泊「藥茶」好嘛？我去端來！」「不，免啦，我驚，我甘願死，我驚——驚！我唔要飲那種苦苦澀澀的藥茶……」「草藥仙講，唔飲是唔會好的！「克苦」飲……」狗仔，唉，乖狗仔呵，阿母死咯，你得乖聽阿婆……：……的話……：……來與嫂打斷他的話，艱苦地，模糊糊說着。於是，她微弱地哭泣起來。她的胡言亂語使他更加吃驚，憂慮。他意識到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他明明知道她的病況到了極端嚴重的田地，可是又不情願把個「死」字與她糾結在一起。他狗仔伸手去輕輕撫摸她的額頭，燙手的高熱使他像觸了電流似的，立即把手縮回來。清癯的臉籠罩着陰沉憂鬱的神色。他趕緊又把剛回到家不久的蕃薯姆拖過來。蕃薯姆用盡她的全套功夫，

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可是病人的病況日趨惡劣；她已經是措手無策，心慌意亂的，比狗仔更為焦慮和憂懼。她煩燥地想！

「哦，神全求過了，仙草藥也吃了近十帖，神與人全都請過了，她的病却是不見起色，乍樣才好？」

怎麼辦？
怎麼辦？

她花白頭髮下的腦里儘是盤旋着這三個字眼。她喃喃自語，拚命搖着頭，似乎要把它摔了才甘心情願。——

「噢，真的唔？佢老祖活了這一把年紀，也曾救了不少的人啦，難過這一次被來興他「杳某」難倒咯？……」

「阿婆，你看乍樣好咧？」
「唉，講句實話，阿婆也無便（無法）啦。神都說唔要緊，定着是唔要緊的！」

「但是阿母真是甘苦，你……」
「多熬兩帖青草茶，再個打算！」

「阿婆，還是請個「老君」（醫生）來看！」
「是，請「老君」——！當今也只有這條路！」
「蕃薯姆頹喪地搖頭，接着嘆了一口長氣——」
「狗仔，請「老君」定着是好的，可是，唔錢免想見老君一面，當今的「老君」比早時的皇

帝更難講話！汝厝里唔一占錢的，用甚密去請？……」

「阿婆，你設法向厝邊頭尾也借！就是拾扣還三扣銀利息，無關係！」

「好吧，我先找找看。再說。」
她蕃薯姆向「厝邊頭尾」張羅到十二扣半，交給狗仔。狗仔抖抖地接了那幾張紙票，緊緊捏在手心里。似乎他掌心里捏的不是幾張紙幣，而是已經握住了他

阿母的整個生命似的，只要他一放手，阿母的縷幽魂便會給它溜掉！

狗仔急匆匆跑到××醫院，已經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的。醫生是一個中年的峇峇，似乎不大會聽閩語。狗仔氣急敗壞滿口訥訥地說着話，祈求的眼光同時投落在醫生那張顯得有些不耐煩的圓臉。醫生伸出左手，輕輕拉一拉襯衣的長袖，裸露的腕上掛了一個薄薄的金錶。他望一望錶，似乎沉思了片刻，才點點頭，提起擱在架上的小藥箱，叫狗仔跟在他的後面，上車去。……

黃昏前的落日將快要下山，淡薄的暮色無聲地加速它的脚步。醫生走進屋里，皺皺眉尖，在陰沉的前廳站了片刻，扁塌似的大鼻「醒醒」發响。蕃薯姆誠惶誠恐地走在他前面，抖動的雙手把門簾高高掀起，陪着笑臉，恭敬地——

「老君先生，病人就在這裏

！」
醫生氣腦似的，大步跨進房去。

「老君先生，有要緊唔！」
「肺炎，趕緊送去老君厝！」

「醫生給病人打了兩針，喝了一銀燙匙黃色藥水。把聽診器和另一些用具收進藥箱，鎖上了。」

「老君先生，甚密病咧？要緊？」

「討厭，跟你講，肺炎，個唔曉！」醫生的脾氣似乎有些暴躁，粗聲粗氣埋怨她：「喂喂！真厲害的病，知無？唔趕緊醫，哼！」

等他提着藥箱出了房門，狗仔數着手心里捏着的鈔票顫聲地問——

「先生，「龍總」（一共）多少鑄？」

「二十扣，佢窮人家，我唔多收你的！」

「二十扣？」
「二十扣？」

狗仔和蕃薯姆異口同聲地說，睜大眼睛互望着，他們驚愕住了。

「二十扣！」

「先生，請汝做做好事，「多隆」「多隆」（幫忙）甘苦人，這裏只有十二扣半，請先收下，不夠的，等多幾日叫狗仔送去！」
「蕃薯姆懇求着他。但是，那個可冒火了！」

「無鑄人！個敢請甚密老君

「不成，二十扣一毛無減！」
「唔減？哼，講鬼話！我唔是恁唐人×濟院的老君，看病無給鏹。給人白看病，我何苦開一筆鏹去辦老君厝！」

「先生，這些汝先收下，過兩天我再把無够的鏹，親身送去老君厝！狗仔哀求着。」

經過狗仔苦苦的哀求，醫生發覺他們委實無法再拿多一個錢出來了，只好自認倒屨，心里悻悻然的，不再固執地追討。

「好啦，就給你寬延兩天，欠下的七扣半，限恁兩日內還清，要是無呢，我出「三萬」啦，我是無客氣的！」

「感謝，感謝……」
「但是，老君先生，病人怎樣咧？無要緊……」蕃薯姆趨前一步去問他。

「真危險，趕緊僱車送入我的老君厝！」
「老君先生，……」她蕃薯姆怔住了。

「……」狗仔呆呆地站着。
「老君先生，汝做做好事吧，請汝把她載入老君厝！」她蕃薯姆跟上去，千祈萬祈地央求。

「哼，做好事？——我先通知你：要進老君厝，得交三十扣按金！我又唔是恁唐人的×濟院，無鏹免多嚙蘇（口旁）！先預備鏹，再說……」

「我求求汝，老君先生……」
離亞答厝二十碼遠有一條不

很寬闊的紅土路，醫生看也不看一眼那個蹣跚跟在後面的蕃薯姆，進入停在路旁的汽車，開動引擎，汽車沿着紅土路往前行駛。留下車後烟突冒出一條灰褐的

濃煙，在震盪的空氣里飄散。：「做好事啦，我求求汝：」
蕃薯姆嘶聲地喊叫。聲調是悲涼，凄楚的！

蛇和兔子 金子譯

爲了要尊重鬼子在家不被干擾的自由，蛇定下一個法律，並親身去向鬼子宣佈它的內容。

「聽吧！」蛇說：「以後如果我沒有先敲門和得到你的允許，就隨意闖進你家，你有權利來向我申訴。」

雖然法律已經頒佈了，可是，蛇還懷疑鬼子的法律觀念是否够強，同時，牠也就心鬼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對牠恢復信心；因此，牠決定實驗一下。

牠故意不敲門就衝進鬼子的家，並且還殺死了一隻小兔，然後才迅速地退出來，坐在門外等鬼子來向他投訴。

很長的一段時間過去了，還不見鬼子前來申訴，蛇的怒火也就隨着每一分鐘的延長而高升。牠再度衝進鬼子的家，抓住鬼子，大聲地向牠吼道：

「爲什麼你不遵守法律？」
「法律？你要我遵守那一種法律？是與誰有關的。先生？」

「爲什麼你竟胆敢不來向我控訴？」
「先生，剛才的強盜是你，現在的法官又是你；請問，那一個強盜我應該去抓？那一位法官我應向他申訴？」

「嗤！」蛇不能再禁住牠的怒火了，一口就把鬼子吞掉。

吃完了鬼子，蛇就發出一個公告：「我這次的處死鬼子是與以前不同的。這是完全合法的。從逮捕，審問，到判罪，每一種都是經過法律的手續的。」

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讀者

編者先生：
我現在有問題要托你
爲我解決！

信箱

我是某女中的學生，
這次同學們要求緩役，我
覺得很合理，所以，我和
其他同學一樣熱烈地參加
。家長的阻勸也不能動搖

我，在華中我住了廿二天，解散以後，回到家里，我發覺父母親對我非常不滿，整日指桑罵槐，甚至要我停學，但在我的哀求下他們終於答應，不過有條件，就是要我放學後立刻回家，不許在外逗留，更不准朋友來找我。現在我有幾個問題求你解決。

(一) 家長的態度是不是應該，怎樣才能使他們態度轉變？

(二) 放學回家，悶在家里，怎樣消磨這些時間？

(三) 一些同學因爲不明瞭我的處境，而與我疏遠，要怎樣才能保持他們的感情？

宗英上。

宗英同學：

你爲了支持同學的緩役要求，不顧家長的阻勸，堅決參加集合，這完全是對的，而且，這也表現了你的堅決態度。你的問題我們答覆如下：

(一) 家長的這種態度完全是應該的，這是出於他們覺悟程度不够，或是由於他們本身存在着某些弱點，不明白這件事完全是合情合理而加以支持，不過，還有一些家長是因爲帶着頑固的封建思想，以爲女孩子這樣拋頭露面，甚至和男孩子生活在一起，是不規矩等等，這是過去環境對他們影響太深的緣故。他們對你抱有成見，以你本身去說服他們是很難的，現在只有設法去爭取他們的信任和好感，比如：你可以在他們面前顯得很聽話很乖，使經常幫忙家務，處處表現出一「好女兒」的樣子，使他們消除這種成見，然後才好慢慢跟他們解釋，說服他們。

(二) 下午放學，回到家裏，不准去找朋友，也不准朋友來找，這的確很沉悶，在家里除努力作功課外，找課外書來看，一方面可以消磨時間，另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認識，使自己更堅決，在處理事情上更有辦法。

(三) 同學們疏遠了你，只要你向他們解釋你本身的處境，他們是會同情你的，家里雖然不允許你出門，但在學校里你仍然可以和同學們來往的。

簡覆

巴爺里峇十五位讀者：

(一) 關於增加版位的事，本社在條件許可下是會增加的

(二) 在刊物最後一頁加印一張可以撕下的定閱單。本社現不擬這樣做。

陳潔明同學：

(一) 封面之水彩畫，歡迎投稿，面積大小不拘，因爲製電版時可以隨意縮小或放大。

(二) 歌曲最好以簡譜寫，因爲這樣才可能使廣大讀者容易接受。

編後話

我們最近接到讀者們的信，指出本刊第三期發表的一篇小說「自殺」(寒土作)是抄襲巴金先生的長篇小說「雪」裡頭的第七章，我們知道「自殺」的作者「苦心」，把礦工改爲膠工，把一兩處礦場上的「景」如軌道改爲小溝之類，但是，寒土君，你算了一你以爲這樣可以瞞過大家，把別人流出的心血，充爲己有，殊不知「耕耘」是屬於大家的，當然，想在「耕耘」上當「小偷」或是做「強盜」，總之，是絕對要失敗的！

「自殺」的刊出，總算是瞞過了才學疏淺的編者，但終究逃不出廣大讀者羣的雪亮眼睛！我們除在這裡向各位讀者道歉，向揭發「自殺」的讀者致謝外，還希望寒土君此後不要表演這種人格破產的「把戲」！

自下期起，我們想開闢「少年園地」。這就是說，我們想使初習寫作的讀者們有發表作品的地方，祇要是內容現實，健康的文章，我們會刊登出來，請初習寫作的弟兄們提起筆來，努力！

本刊自第六期起，改爲每月一日及十五日出版

南島著名

(美) (珍) (香)

肉乾肉絲

號一十七牌門(讓班路即)律槽梧坡小坡嘉新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TEL: 34625

五二六四三：話電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
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培
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
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
得宜久藏不壞較他家誠
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親
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
蒙惠顧請認明一美珍香
一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
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
款匯來列明地址由郵奉
上決不有悞也

美味可養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衆皆知
美珍香披露

新華膠鞋



新華

新華公司樹膠製廠

新加坡坡坎美律二十四號 分廠：佛新山雲蘭督鴨汝密五十五號
電話：四九八六 電話：二九四六

輯一第書叢耘耕

版出日十月八於將

集選歌民

曲歌的康健是
樂音的間民

版出社版出耘耕

新市及馬來亞學生界最愛讀的報紙

新報

每星逢二、四、六出版

地址：新市絲絲街一八五號 A

電話：一六一七 信箱：一九三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57.

P. O. BOX 1739.

對色情文
化理康健
論建

言論公正
新闡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定價：每月一元八角
每份一角五分